

玉蘭花

下

任秋著

几

山



7684

文藝創作

玉蘭花下
壬秋著

盛京書店發行

玉蘭花下目錄

玉蘭花下	王秋女士	一
在醫院裏	柳月女士	二〇
安耆的死	倪宛仙女士	六一
離家的前夜	組緋女士	七〇
春痕	沉君女士	八一
給S妹底信	謝冰瑩女士	一二七

玉蘭花下

王秋女士

今天是芳妮小姐的嫁日。婚禮時間雖然訂在下午五點鐘，但當晨光熹微的黎明，天色尚未大曉之前，在這宅中陳設富麗的廳房一角，却早已開始捲起了一層喜筵的帷幕！

金碧輝煌的朱漆大門之外，喧擾着許多賀客們乘坐的高車與驕馬；一陣陣美麗而悠揚的笙琴細樂更加令人們傾聽得出神；垂花門內滿面春風的主人正在往來蹀躞地殷勤款待那些慶賀的親友：「請到這邊來，請到這邊來，請到……哈哈！」在他這連珠似的語音中，一面把衆位體面的上賓一一引進了廳堂之內，接着便是一些模糊地，瑣碎地，哈哈地笑語了！

廳堂裏一陣陣透出那種溫熱糊塗的酒肉氣味；油光滿面的侍者正在用了輕便而捷巧的姿勢，把各色新鮮而豐盛的佳肴冒酒穿梭似的獻入，——這時分明可以聽見那沈醉的笑聲，盃子擊觸的叮鐺聲，以及賓主猜拳行令的歡躍聲，在那豪華而富麗的喜筵上同時並作！

芳妮小姐因為在夜間忙着打點嫁衣，一夜未曾好睡的緣故，所以今晨在朝陽杲杲射入她的臥室的時候，方才神情委頓地打了個呵欠，從牀上翻身坐了起來。

她初起牀時，是裸露着的，在她腰部以上祇穿了一件粉紅色的白絲繡邊的胸襟，看去就覺得她的肉體實在精美瘦削得可憐！她這時似乎帶起一種惜別的眼光把這間親密的房間瀏覽一遍，覺得種種東西似都罩了一層和悅的幸福的幻影（雖然這些幻影不久就要和她永別了的！）她最先一眼看到的是那幾年來日夜彈奏的一部鋼琴如今却靜靜的關閉着；隨又注意到在那幾扇絨屏風後的幾支皮箱上面却零亂的放置了幾件顏色鮮明的彩絲精繡的嫁衣；最後她便無意間向着側面那架大穿衣鏡中迴眸一盼，啊！這一盼簡直使她自己覺得自己嫵媚到難以言語形容！她看見自己蛋形的面龐似乎比了從前更加豐腴了些，她的兩眼耀耀有光，她的雙頰紅艷得可愛；而在她那兩個柔若無骨的粉肩之下，便是曾經她愛人吻過許多次的那種玫瑰色和嫩白色的柔肌！……

於是，她便慢慢地拾一抬身，隨意披一件妃色的浴衣走下牀來，但仍舊挾着一種愉快的迷戀立在穿衣鏡前出了一會神，隨後，她便向着身邊一張安樂椅上坐了下去，把全身畧向椅背一靠，微閉隻眸，想休息一下夜來睡眠的欠缺與神情的困倦。

因為她的臥房是安置在內宅的後院，所以此時無論外面的人聲是怎樣的紛雜擾亂，筵席

上的賀客是怎樣的喧嘩笑語，俱不會侵入芳妮小姐的聽覺之內；加以因為時間尚早，院中無人走進，因此在她平靜的心坎中，就不覺漸漸興起一些關於體驗自身的幸福的思緒來：

「啊！今天終於要嫁了！是的，嫁了！……當我一想到在這世界上會有這樣一位風流瀟灑前程遠大的青年男子竭他熱情的全量來愛着我，並且由於這種純潔的愛戀造成一種神聖的結合時候，我便深信自己確是在這世界上的許多女人裏面最幸福最驕傲的一個！……」

「直至今日，仍然常常深自奇異爲甚麼當我初見他的面時便會對他鍾情？……誠然，和他相識以來還不過半年的歲月，但在這半年歲月的每一個晷刻，不是全都彷彿在浸身愛河之內的時光中度過嗎？……」

「好！無論如何我是已經選中了我的適合的配偶，在或一意義上說，生命的目的於今總算完成，狂喜的夢於今總算實現了吧！……並且，在最近的將來，我會能在這社會上一個最文雅最精選的家庭之內擇得了「主婦」的資格！……」

「真的，眼看着那如鶉如鷄的情愛生活將要開始，眼看着那達到「幸福」的大路已經橫

在目前，這怕要連迴味過去歲月的閒暇都不多吧？……但是這有什麼要緊，我已然在許多男子中間選中了最體面最溫柔的一個來做我的終身伴侶，人間還有別的幸福及得上這幸福的嗎？……

「……可是，今後雖說萬般都遂了心願，但今天——祝福這日子吧！——我却不能不向我自己童真的處女生活告別了呢！……確然，過了今天，我將從一個美麗的年輕的少女變成了人家一位鍾愛的如花似玉的年輕的妻！……」

「因了這幾天忙着籌備嫁禮，又有一個禮拜沒會和他晤面了，天知道在這短期的分離中我的心是如何焦急的渴望見他一面！……實在，他確是一個值得一瓣心香永遠崇拜着的模範的情人；以他那樣的年輕就入了外交界而且月有八百元的收入，不是很難得的嗎？……更令我滿意的，就是他的天性直爽，在我面前有時竟像個天真未鑿的孩子，——這種態度在我實覺有一種不可抗的動人的魔力！而且這種孩子似的天真，求之現代青年男子中不是百不得一的嗎？……」

驀然間，一派美麗而悠揚的管絃聲從前院斷續地傳來，打斷了芳妮小姐的思緒。她似乎

微覺有點兒焦急的樣子，急從椅上立起身來，走到棹邊去把電鈴按了一下，鈴子清脆的聲音剛剛響了起來，接着就聽見有人在那遮着綠色門帘的玻璃門上輕輕叩了一叩，門鈕響處，下女手捧一支牛乳盃子喜色洋溢地進來了。

『小姐起牀多時了嗎？剛才太太因為小姐一夜未曾好睡，還吩咐我們不許進來打擾，叫小姐好好休息一會兒，並且叫我告訴小姐不到十二點不必出去呢……』下女說着，一面就把捧着的乳盃小心地放在香妮小姐的面前，盃中牛乳輕微的熱氣如雲霧般飄揚在一室之內。

『唔，我問你，外面……不是正在……奏樂嗎……』她用淨水調上一點牙膏將口齒漱過以後，便舉起乳盃啣了一口，一面却漫不在意地向着下女問了這句話，但說後却情不自禁的失笑了。

『是的，樂已經奏了將近兩點鐘，外面熱鬧着呢，難道小姐沒聽見？……嘻嘻，小姐今天大喜哩！……』下女吃吃的笑說着，同時用了一種趣味的眼光瞅着她的主人。

『嘻，你懂什麼，還不替我滾出去？……』她面色紅暈地向着下女罵了一聲，但仍掩不了那一痕浮上眉尖的得意笑容。

下女走出之後，漸漸地，漸漸地，她和那人初次結識時的情景，又迅速地從她記憶的腦海中鮮明湧現出來：

「啊，說起我倆親密締交的始末，任誰聽後都會驚異的吧！的確，我倆邂逅相逢便產生了不可遏止的情愛！我一見了他我的靈魂就彷彿上升的樣子，同時覺得在我的心裏一分分地加熱起來，而「情愛」也就用盡了全力侵入進去！那時覺得除了他以外，世界上簡直沒有一個男子值得我的顧盼，實在，我對於男子發言情愛這算是第一次，至少我先前是未嘗把我的心奉獻給任何一個男人的！……但從那時起，我便開始深嘗了相思的滋味！

「人間遇合總是很離奇的，想我那時每晚到C K劇場去看電影，這也不過是習慣如此，最初原無意藉此去傳播我的芳香，顯露我的色相的，但誰知因此便遇見一位多情的他！……事情是這樣的，當那天夜間十二點左右銀幕映演完畢之後，我正隨着擁擠的群眾走出劇場大門外時，無意間將一方絲帕遺落地下，我正欲回身拾取的時候，不料一位文雅的青年紳士已經將那東西彎腰拾起奉還給了我，他的神情是那樣的直爽，他的態度是那樣的謙恭，

一望而知爲擅長交際場中活動人物！當他將那方絲帕敬謹的奉還我以後，我却不知怎的覺得有些兒羞澀的樣子，也不說什麼客氣的話，只帶着感謝的眼光漲紅了臉兒向他注視了一下，但這一來他也似乎反而非常高興，祇微笑的向我點一點頭就急速登車而去。至今我尚記得那時他的笑容很美，很迷人，唇吻之間饒有女性的丰度，我看了他這笑容，就覺得一種纏綿的情意潛上心頭，從那時起，寧靜的生活便被擾亂了！……

「當第二天晚間九點鐘左右我照例去C K劇場看電影時，出乎意外那位年青貌美的紳士早已先我而至了！我很清楚地覺察當我進場時他似乎已看見我，並且目不轉睛的向我釘視着，後來，竟厚着臉皮打訕着向我攀談，並且含着一种懇求的眼光向我表白了他那傾慕之意！……好奇怪！我受了他的蠱惑，竟沒有力量拒絕他或者撇開去；而且當他開口時，我就彷彿被那聲音激動了似的，接着一種劇烈的心悸弄得我的神經有些錯亂了！……但我畢竟不能勉強鎮定住自己向他敷衍了幾句話，天知道那時，我實不能否認我的一顆心已經被他抓住了，我更不能否認我是如何瘋狂般的愛着他呢！……

我暗想，這大約也是所謂「前生注定」的吧，要不是這樣以兩個漫不相識的人，在初

次會談之後，竟會各自深深墜入一種熱情之內，不是甚至連我自己也要驚詫不解的一樁奇事嗎？……當那分際，在他的心中是怎樣的思想我不知道，至於我，除了被情網絆住以外，實無暇再去計較其餘的一切，……他也許是一個花花公子，也許是一個純樸惡少，也許是一個流氓拆白吧，但我終不能不承認他是已經作了我的「情人」了！……

「從那時起，我倆交誼漸深，我倆的靈魂也開始互相貫澈起來，於是，我倆便常常並靠着肩，珊瑚地走過那些熱得氣悶的飯店，電影場，劇院，跳舞廳，音樂會等等繁華富麗的場所，藉以誇示別人同時又享樂自己！……

「到此，我又憶起我倆那夜「宣誓」的情形來，……不能忘記一夜！雖在一個寂寥而黑暗的嚴冬之夜，但C公園的空氣却異樣的溫和，那時我倆並肩坐在池邊一個露天椅上，漫天繁星閃爍着薄明的光影，結了冰的水池上時有一兩聲單調的裂冰音響振動了四周景物的岑寂！……他先用臉靠着我的臉，氣喘不定的低低地叫我做他的「甜心」，然後他便開始向我提議了，他說他怎樣一生不會愛過第二個女子；他又說他愛我得瘋了，要是不允許和他結婚，他就要辭別這無謂的人世；他又說，……總之，在他那斷續的語言中實含有一種不可抗的純

真的力量，真是任是鐵石人聽了也要儼然心動的！……我初聽他的話很覺有點赧然，一時羞答答的不知怎樣回答才好；終於被一種異樣的，連自己莫名其妙的情感激動着，便不禁情深脈脈的允諾了他的要求！……他於是向四圍看了一眼，雙膝跪倒我的面前擁抱着我，將兩臂緊緊圍住我的腰身，用了全力在我的兩片唇上吻了又吻，吻了又吻，……哈，我被征服了，我被溶化了！……」

她這樣想着想着，忽然自覺這樣追憶過去的光陰有點近於無聊，因為無論逝去的光陰是何等的繁花似錦，現在迴味起來終不過是一些已過的陳迹吧了，總不如思想一些光明璀璨的未來的幸福較為生動而有趣些，何況今天正是她的嫁日，正是她未來無邊幸福開始的嫁日呢？……於是漸漸地，漸漸地，在她美麗的小腦中開始思想起關於婚後生活第一步的預測！

「真無聊，蠢！這時用心去思想那些過去的事情幹什麼？……最要緊的還是這眼前出嫁的問題！因為我今天就要嫁了，是的，嫁了！……在七八個小時以後，我將穿起一身彩絲精繡的嫁衣，容光煥發的坐在一部彩球繽紛的花車之內了！……當人們看見我那份精緻而華美的妝奩，聽見那陣陣引人入勝的音樂，有誰不恭維我榮耀的排場，妒羨我青春的福

氣呢？……

一〇

「……在人們潮水一般的笑聲裏，我將捧了一大束的牡丹花和丁香花——這取其「富貴添丁」的意思——款款地走向結婚的禮壇上去，……這時大家都用羨慕的眼光釘視着我，人人都要向我這幸福的婚姻祝賀，……我呢，我受到人們的祝賀我將如何呢？……我祇笑嘻嘻地擎花在手，帶羞傍他而立！……」

「夜半鐘聲響了的時候，我倆期待着的時光到來了！……這時就有兩位伴娘攙着我送進那間陳設富麗的洞房之內，……但這時我倆畢竟要講談些什麼話呢？……我在那時或許同他說說笑笑，帶着詼諧的態度，講着輕巧的言語吧；……他呢，他也許要小心心地撫媚我，溫溫柔柔地把我抱在他的懷中，笑容可掬地慶賀我倆的成功吧！……」

「隨後，又將如何呢？……平日那樣溫文爾雅的他，這時有沒有令人難堪的秘密的心事呢？……這可說不定，他或者要毫不客氣地嘻皮涎臉脫去我的衣服，把我安放在那張掛着粉紅色綉帳的芸香芬芳的婚床之上吧！……於是，似從靈魂深處透過了一縷電氣，弄得指尖都溫柔地戰慄起來，……」

「實在，我對於……還是……始終渾噩噩哩！……而且從來也不曾有過那種夢想，——不論精神方面或者肉體方面我都保持着純潔女兒的童真的；但今夜……唔，這不是很難爲情的事嗎？……此時一想起那種情形，彷彿連我的脚跟都要羞得發赧起來！……」

她這樣很清楚地恍如身歷其境般地想着想着，霎時就覺有一種舒暢地戰慄疾速遍於四肢，忽然一陣血潮湧上她的雙頰，弄得她的神魂飛越了！……而在她的神經略微平靜之後，從她那美麗的小腦中又漸漸地展開一幅新婚蜜月的畫圖：

「在我倆舉行婚禮以後，當然免不了如同其他新婚夫婦一樣，到一個山明水秀的仙鄉去度我們的蜜月不是？……「蜜月」是畢生幸福的開始，這必要想法弄成一種可歌可詠的紀念，……在這樣萬物始茂的春天，最好去M山下賃一所住屋，並且那所住屋最好是建築在山下萬綠叢中的一所小樓，——遠遠望去，小樓的全影却被綠楊的枝葉遮蔽着，只能零零碎碎望見幾處紅色的屋角。……在我倆小小的寢室內，錯雜而美麗的安排着各樣的新式器具，掛滿了名人的書畫，……總之，當應用各種美術的布置把那房間裝點得大有藝術風味……我倆生活在那樣一個浪漫的溫柔鄉中，鎮日間忙於輕聲，微笑，假怒，伴嘆，挨肩蜜語，肩

且還情，……啊！妙啊！我倆的生活真彷彿一對戀愛的小鳥般，不管塵世的一切，只任意遨遊在太空之內！……

「……在安靜的燈光下的晚上，我倆便演奏着低音的瓏瓏，隨意詠唱起幾首抒情的詩歌；……在晨光熹微的黎明，我倆便同到郊外去散步，釣魚，讀書，或者聽鶯。……有時我倆並肩走上M山去，是挨得那樣的親密，他的手挽着我的臂，時時向我頰上接着甜甜吻的吻，……隨後，便默然停在一樹低偃的松枝下，俯臥在青草如茵的坳山上，靜聽春山大自然的諸般妙樂，——我們便都覺得欣喜，舒暢，……總之，那都是非常，不可言喻的美麗的生活呢！……」

「春天過去了，我倆便重復回歸城市之內，家居的生活很好，很甜蜜，……他仍舊到部裏去作事，我却終天忙着料理家務，把我們的家庭弄成一個光明，燦爛，而且幸福的居室！……在這幸福的家庭內，不用說永遠不會發生爭鬧，齟齬的意見，也永遠不會聽到口角，勃露的聲音的，……我將永遠是愛他的；而他也永遠給我一些溫柔，而且懇懇的情意！……我倆的生活自由，寫意，年光也滑得像油一般的流去了！……」

「有一天我會做了嬰孩的母親，這很有趣！因了那個小人兒的到來，可以在我倆幸福，平靜的生活內惹起一種空氣的變換！……真的，當我倆眼看那稱弱的嬰兒會得笑，叫，以至呀學語的時候，不就分明可以証實我倆的愛情是有了結果了嗎？……」

她的思想漸漸地擴展開去，霎時便覺得前途充滿了幸福，安樂，……她彷彿已經將那個天真爛漫的嬰兒舉抱懷內，眼前便是他倆為愛情而締造的幸福的家室！……

驀然間，第二次管絃的音響從外院斷續的飄來，壁上的時鐘同時悠然地鳴了九下，把她從迷惘的夢幻情調中警醒過來，她方徹悟今天不過僅是嫁日，僅是「成人」生活的第一步，離她所想像的幸福還遠着呢！……她便微微感覺一種欣喜的憂鬱，這種憂鬱的心情連她自己也莫明其所以然的，終於，由這憂鬱的心情引伸到姊姊對於她這次婚姻十分反對的問題上去，便不禁對於姊姊充滿了懷惡的心理：

「我對於這段婚姻是稱心滿意的，就是爸爸媽媽也是順着我的意見沒有一點兒不贊成，最叫我不快活的莫過於姊姊的拚命反對了！……這也難怪，她是一個抱獨身主義的人，並且她的心是久已冷了的，無怪她說出話來那樣神經病到徹骨！……但反對由她反對，却萬

不應該在我面前捏造他那些壞話！她又說他的爲人近於狡諛，又說從旁探聽他的人品不很可靠，又譏笑我倆沒會經過正式的介紹，又斷言我日後必要吃他的虧，上他的當！……這些模糊影響的毀謗言語，聽着真要氣個死！……她並且公然用了輕蔑的口吻批評我的行爲近於一個「蕩女」！這種半野蠻式的責罵，聽着真要發火！……我很奇怪，爲什麼因了一個人的獨身就要叫普天下女人個個孤獨的生活一世？……

「幸而還好！我初次尋求愛情雖說由於盲目的衝動，喜幸尙不十分錯誤！……並且，他並不是平常輕易見得到的人物或是一個罪惡，虛偽，無價值的男子！……像他那樣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簡直是全人類中一顆光明的珍珠！我之不能讓他隨便閃失就如同我之不能隨便閃失一顆珍珠一樣！我之應當極懇摯地永遠愛他就如他之極懇摯地永遠愛我一樣；我之不能辜負他的一番盛情美意就如他……」

驀然間，兩隻翩翩的燕影從玻璃窗上疾速地掠過，接着便聽見窗外幾聲呢喃的軟說靜化在滿庭輕柔的春風之內，——這不免使她注意了一下，當她的眼光偶然飄過窗外時，看見挺立在窗外一株花枝繽紛的尖圓式的玉蘭花正開得茂盛着呢！她於是徐徐踱出門去，迎着玫瑰色

的朝陽，佇立在那株色香並美的玉蘭花下，不覺癡癡地想道：「這花兒真香！……但願我的愛情也和這花兒一般芳香而美麗！……並且，戀愛是什麼，不也就是一種香氣嗎？……啊，這樣賞心悅目的花景可惜現在不能夠和他同看……」想到這裏，不禁同時憶起還魂記底幾句曲文來：「何意嬋娟，小立在垂垂花樹邊；纔朝膳，個人無伴怎遊園？……」

突然間，一陣急忙的足音和蟋蟀的衣聲從迴廊上漸行漸近了，偶回頭，噢，素抱獨身主義的姊姊穿着半主婦式的服裝，手中拿着一份新聞紙類的東西忽忽地走來了！

「啊！……妹妹起床多時了嗎？……」姊姊緩緩地說着，頭部畧微的俯下，似是帶着思索什麼哲理的態度，顯然在那韶華半老的瘦削的面龐上現一種奇怪的諷刺的笑容！

「唔，起牀多時了，……有什麼事嗎？……」她鎮定地說着，一面疑惑地看了姊姊一眼。

「論理呢：今天是你出嫁的日子，我不該再和你鬥什麼嘴，嘔什麼氣，……這婚姻問題既然關係你自己的終身大事，當然全要你個人自作主意，……而況這件事爸爸媽媽既然全都十分贊成，我更不應該說什麼話，不過今天……」姊姊吞吐着說了，便緩緩坐在玉蘭花

下的一條石凳上。

『不過什麼？哼……』她立刻剪斷姊姊的說話，急急帶怒般的發開了。

『什麼？哼！……你以為你的未婚夫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姊姊鄭重的說着在她面部現一種儼然的表情。

『什麼人？這和你有什麼關係……我平常不願和你計較，任憑你贈造我們一些謠言這也罷了，但今天你爲我什麼還要同我過不去？……今天倒要面見爸爸媽媽評評這個理！』她用大而亮晶晶的雙眼瞪視着姊姊，顯然是十分的憤怒了。

『評理？你以爲我不能干涉你的事嗎？……我實在眼看你受了人家的欺騙，從姊妹手足的情誼上說不忍不援救你一下，誰知我的一片好心送給了魔鬼！……』姊姊說完後強作一點笑容。

『謝謝你的好心，可惜是白費！……』她的神情氣色更加冷然了。

『隨你怎樣說吧；不過我問你，你以爲那人對你的愛情是忠實的嗎？……』

『這也不干你的事，一個人當着應該少用一點精神的事，不就應該少用一點兒精神嗎？』

「什麼話，哼！……我現在不妨明白提醒你，你的未婚夫是一個惡徒，一個騙子，他用了惡徒的伎倆騙得了你的愛情！……」姊姊激昂地說着，說完後並苦笑了一笑。

「你有什麼證據？……」她的心中異微震了一震。

「我自然有！……你若相信我的忠告，現在並非已經到了木已成舟，挽回不來的地步！……」

「你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她有點駭異得莫名其妙了。

「不懂？哈哈，這就叫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不是早就告訴你說那人是個鄙卑無恥之徒嗎？你別看他現在月有八百元的進款，實則像他那樣子下流東西給我提鞋我還不屑得用呢，你竟想去嫁他，這不笑話嗎？……」

「我相信你今天一定有點發昏！要不然你對於一位上等社會人不應當這樣辱罵他！……你要尊重你的人格！」她彷彿感到一種侮辱，一種恨得咬牙切齒的侮辱！

「人格？哈哈，要是我這就算得了沒人格，那麼，你的未婚夫真成了禽獸中之禽獸了！

……這是今天的早報，待我讀一讀你聽吧，哼！……」姊姊說着，展開手中那份新聞紙讀了下去，她的聲音很低沉，鄭重靜穆如在念咒文似的：

『CN女校學生自殺』

CN女校學生張麗珠，天資穎異，勤勉好學，功課成績居全校之冠，不幸前因醉心自由戀愛，曾與李維民發生某種不名譽關係，近因風聞李某又與饒姓女發生戀愛，並有訂於近中結婚之訊，乃忽起厭世之念，服毒自殺，以彼韶年勉學，前程正自遠大，今因戀愛失敗，憤而自殺，且死後據法官檢驗，云已懷有兩個月身孕，甚矣自由戀愛之誤人深也！』

『你聽聽你那未婚夫的行爲，真可說是荒謬到了極點，這樣的流氓你能和他終身嗎？……』姊姊讀完了那一段早報新聞之後，接着又淡然地說了這麼幾句話。

……她一聽姊姊讀完那節新聞之後，如同驟然受到一個雷擊，不禁目瞪口呆，面色蒼白起來。她一面呆如木石的立在玉蘭花下，一面悲哀絕望地含着求救的眼光望着坐在石凳上的姊姊，但姊姊此時的眼光似正在冷笑着望向別處呢！……於是她的神經緊張

到了極度，兩串酸淚便不禁如雨般簌簌地落下了！……突然間，她用兩手遮掩着面龐，似感到一種沉重的昏迷般，頹然暈倒在地！……

當她被多人攙扶進了臥室之內，神志稍覺清醒而後，不禁從那顫動的唇角邊吞聲飲泣地迸出了一聲哀怨愴痛的呼號來：

『天哪！……』

外面賀客們的筵席上，這時也該酒闌人散了吧？

一九二八，寫於P城。

那是溫課的晚間，小窗多，（？）咽喉裏發癢。睡覺時，痰裏帶着血。「噫呀，我吐血呢！」她吃驚着，望着她的妹妹的臉，想起因咯血症而死的母親，心裏很是不安；神經恍惚地，腦中充滿了將如母親同樣慘死的恐怖。在朦朧中看見枯瘦的經年患着咯血症的母親，看見母親臨死時吐出紅紫色的腐臭的肺塊時，她突然地驚醒了。母親的三角形的青白色的臉，依然隱約地出沒於她的眼前，心房在跳動；竈一般的斗室，在她的心上是更其陰暗起來。她感到空虛森冷，她有些害怕，她想喚起身邊睡着的妹妹，她想開了電燈，但是她不能——她的妹妹比她更膽小，而且是一個不明事故的小孩子，倘不高興，她將哭泣；她想，她沒有絲毫辦法。於是重復地將頭縮在被裏，又勉強地朦朧地睡去。曙氣逼走了黑暗，窗子上透進白光來的時候，她由被裏伸出頭來，得了保障似的異常地膽壯，並且覺得夜間的幻覺很是可笑，那對於咯血的恐怖，也是因為在夜間，自己的心被陰影籠罩着緣故，總之，一切恐怖的事，都發生在夜晚，死沉陰慘的夜晚，會促成人的幻覺，會使人的心情淒涼……，她自己解

釋着，看着牆上照耀的光線，一切事又如閉幕地電影般的過去了。

她和她的妹妹漱洗之後，在晚秋和煦的日光下，循例地步行着，往相隔七里餘的女子中學去。

學校裏也並沒有異樣，上午的四班和平日一樣的過去了。下午上着第二班的時候，教室的一角油綠的牆上的反光，又給了她與昨晚咯血時同樣的暗示，她驀然想起昨晚咯血的事來：『我吐血呢。』她似乎是被好奇心所激動着，寫了一寸長的紙條，裹在鉛筆上，投在她前面墜一涓的桌子上去。

『怎麼？你真吐血嗎？』粗率的一涓，忘了是在上課似的，忽然轉過臉來，在不知道咯血症是如何危險，與不十分解事的初中時代的學生的心中，是同樣的有了可怖的驚恐。與一涓同桌的人也回過頭來了。

她的手上不知何時沾上的紅墨水，在她咳嗽時發現了，她以為是吐出的血，她不自主地紅漲了臉，心裏立刻充滿了昨夜的恐怖。一涓看出是紅墨水，她大聲地笑了，『看呵她以為是血哩，滿臉變了顏色。』

正講着桃園三結義的歷史教員，把教鞭拍拍地敲着黑板，由眼鏡底下鼻端上透出視線來，嚴肅地叫着：

『陸一涓！甚麼事？』

『小鶴吐血呢！』

『甚麼？小鶴吐血？現在嗎？』

『呵……』

『呵，不……』小鶴不堅決地否認，她以為這樣的驚恐是怕死，是羞恥的；可是她又沒有堅決否認的勇氣。

『小鶴！你請假到醫院裏看看去吧？』教員很和善地向着她，全然不是平時威嚴的樣子了。

教員的態度，又給了她一個暗示，於是她對自己的咯血的事又懷疑起來，害怕起來。可是她不願意使她可憐的父親知道，怕因此更增加了末路人的痛苦。

晚飯後，她決心將自己咯血告訴給外祖母聽，妄想着外祖母或外祖父對她的病有所注

意，僥倖給了她錢，叫她到醫院裏去診治。在她想到咯血症將像母親那樣慘死的那種恐怖時，她有了這樣的奢望。她的精神使她相信外祖母，外祖父，舅父，以及外婆家的一切人，對她是關心的。是愛護的。她幾次鼓着勇氣往外祖母的屋裏去，但又幾次灰敗地折了回來——她知道，自己的一切事都是妄想，都是神經作用；外祖母，外祖父和別的人，看着母親咯血不加絲毫醫治，以致有着使母親慘死的事實，自己偶而吐了一口血，便希望外祖母給醫治的事，那裏有呢？有着過去母親的先例，即使自己真的病倒了，外祖母也不會給醫治的，於是她又全然絕望了。

陰冷的夜色，漸次在她的常年不見日光的斗室裏增加了，對於咯血症恐怖的心情，也漸次地襲來，那已死的母親的臉更恍惚地隱現着。她想像着咯血症的可怕與奢望着醫治的熱情，互相擊着她興奮起來，她的精神又使她相信外祖母和別的人對她是關切的。『外祖母絕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樣慘酷！那樣無情，而且有着血統關係，無論如何，外祖母對自己是關心的疼愛的……一切事，不要只憑了自己的空想……空想的事，結果會失敗的……』她神經質地，反覆地分析着，她終於，終於鼓着勇氣到外祖母的屋裏去了。她把自己吐血的事，告訴

了外祖母以後，她擔心地期待着外祖母的回答。但是外祖母一聲都不響，躺在牀上拳屈着身子慢慢地燒着鴉片烟，慢慢的吸着。烟燈對面躺着的外祖父，看着破舊的聊齋誌異，他也不說一句話。他是和善的，但他怕外祖母，他單是有終天陪着外祖母吸鴉片的職務，他不敢處斷一件事。

「你吐血嗎？小鶴！那會有這回事？小孩子。」外祖母拿着烟籤播弄着烟斗上的殘燼，漫然地說着，在景泰藍的烟缸裏，挑起濃厚的烟膏來。

這一夜她完全沒有那一切的幻想了。灰敗的心情，對於往外祖母屋裏去的事，很是悔恨。早晨看着她的父親走來，心裏難過的止不住想哭。她的可憐的父親，將在兩星期之後，帶了她的弟弟到故鄉去了。這是外祖母的命令，說是自己的女兒已死，女婿是不能住在岳家的。不管女婿出去後能不能生活，岳家是不再負責的。小鶴和她的妹妹，所以能留在外祖家的緣故，是她的舅父和外祖父的恩惠，——說是因為女孩子一天天地大起來，不好使她們跟着一個獨身的父親在外邊流浪。這樣將遭非議，與外家的顏面攸關；她的弟弟是男孩子，不要緊，不妨跟着她的父親去。她一家人的命運，爲外祖母一手改造了。她看着她的父親衰病

的後影，終於流下淚來。但到了學校裏之後，又呈現了光明晴朗的早晨，陰暗的陰影又消失了。

第一班英文教員請假，第二班的化學提前上課。在試驗室的門外，校長輕輕地叫着：

「小鶴！小鶴！」

小鶴走出去。

「你吐血嗎？」

「沒有，只一口。」

「是不是痰裏帶血呢？」

「是。」

「唉！那很危險。」

「教圖畫的胡先生上午沒有課，我已經告訴他，要他和你到醫院去檢查一下。他是日本留學生，他可以詳細的問日本醫生你是不是肺病……，要是，必須注意的……。」

校長絮絮地說着，小鶴感到母親般的溫和，想到有着血統關係的外祖母尚不如一個外人

的關切，心裏是難過而且感激，茫然地答應着，忘記了自己毫不自由的環境，忘記連在學校裏吃中飯的錢都沒有的事；虛榮心驅使着她，不會顧慮一切的茫然地跟了圖畫教員到醫院裏去了。

宏偉的醫院的外景，冬青樹整齊地排列着，成了自然的短牆，變作紅色的晚秋的爬山虎蔓延在潔白的門窗上隨風搖曳，各色的秋菊地錦般的生長着，穿着白衣服的看護婦，托着輕鬆的草履，像粉蝶似的點綴了園景，有着沒法使人形容的可愛，在那樣的一個狹陋的縣城裏人們每到這醫院來，總是留戀不忍即去。

她坐在穿洞似的候診室的數丈長的連標上，在靠近內科診察室的一邊等候着。

「你可以先診呢，」教員走出診室之後對她說。

「唔，」她不自然地答應着臉上呈現了感謝的神色；她羞澀的再說不出甚麼來了。

溫和的看護婦，微笑着向圖畫教員招呼，小鶴茫然地站起來隨着他們一道走進診察室去。矮小的醫生坐在室中央的寫字檯的一邊，看護婦把她引到醫生對面空閒的轉椅上，醫生默然地看着錶替她把脈，看護婦解開小鶴的衣鈕，將衣服反背着搭到她的肩上，醫生拿起聽

筒靜默地在她的胸前的每一部份敲着，聽着，同樣的又聽了她的脊背，敲了她的兩膝，以後又讓她躺在窗下高起的鐵牀上，反覆聽着敲着她左胸的肺部；接着醫生與圖畫教員很長久的談話，這樣在了解咯血症是如何一回事的小鶴，擔心而恐怖，看了醫生和圖畫教員的嚴肅的談話，她猜想她的咯血症是到了危險的時期了。

『不要緊嗎？』她扣着衣鈕茫然地向醫生問。

『好的，好的。』那醫生像不了解似的，坐到寫字檯一邊的椅子上去。

『醫生說你左部的肺尖有點壞了，但不十分要緊。』圖畫教員安慰似的看着她的臉，『不過在這個時期很危險！要防止肺部腐壞的擴大，必須住一星期的院。怎麼樣？你來住院嗎？』

『住院——』她吃驚了，她不知道說什麼。但她銳敏地想到她的環境，想到她沒有錢，同時恐怖心，虛榮心驅使着她，使她沒有說『不能住院』的勇氣了；她茫然地跟着圖畫教員，看護婦走到第一病棟第十六號的頭等病室裏去。

『二等病室住滿了。你先在這個頭等病室裏住一兩天吧，倘不合式，二等空出以後，可

以再搬。二等病室每天二元半，一等四元。這個房間如何？一等病室都是差不多的，就住這一間吧？我回到學校裏去告訴你的妹妹，你回家之後就馬上搬來吧！』不了解鶴的景況的圖書教員絮絮地說着，把十六號的頭等病室定下了。

、失卻了母愛，處在冷酷的親戚環境中的小鶴，驟然得到教師的這樣溫和的待遇，心裏是無限的感激。同時更想到了親戚們對自己的冷淡。同學們也都說教師們對小鶴總是關心的。同學中間生病的很多，而且病死的也有，外埠住校的同學病起來，校長教員沒有一個能像對小鶴似的愛護。小鶴不知有着甚麼樣的魔力？不但是同學們便是教師們也都這樣的愛她了。同學們在校長將小鶴叫出教室來的時候，便這樣的紛紛的談論着了；尤其是陸一涓，更顯示了自己的嫉意，故意使校長聽見似的高聲叫着。

『看呵，校長送小鶴上醫院去了呢？』

小鶴在學校中得到一般同學和教師的好感在她枯燥的生命中像是有了慰藉，而且在同學們嫉妬的言語中間，她是往往以此自矜。她每下課，她下課回家時，便頹然的不願離開學校愁着往外祖家走似的；她曾有一次具了自棄的心情在下課後回家的路上告訴一涓：

『老實講吧……我真是怕回到家裏去，每到下午沒有課的時候我便發愁了……！』

她具了誇耀和興奮的心情，向她的舅母說着校長怎樣的對她關心，怎樣的要她到醫院裏去檢查肺部，怎樣找圖畫教員作了介紹，以及如何訂好了病室，并即刻就須搬進醫院去的事滔滔的說了。舅母沒有甚麼異樣，只是漫然的說着，『倒是教師們好哩。』

她又鼓着勇氣走到外祖母的屋裏去，向外祖母徵求她住院的同意，但外祖母微笑着沒有說甚麼。可是那可憐的父親聽到她得了肺病，自怨着流淚，說是自己貧病交加，對子女不能盡絲毫作父親的責任，沒有力量照管，以致使孩子弄出病來……並且在孩子正病着的這個時候又將分離了，父親終於哭起來。小鶴明亮的淚珠滴在胸前，父親覺察了似的，轉變了語氣，『其實我在這裏也當不了甚麼……快到醫院裏去吧，和你妹妹一道。』父親拭着臉上的淚，跟蹤的走出去了。

午後暗淡的日光，完全爲白雲籠罩了，空中飄忽着蛛絲般的微雨，小鶴同她的妹妹走出去的時候，舅父正站在汽車房的門前，看車夫擦車。

『我到醫院裏去了，舅父！』她不得不招呼似的。

『唔。』

舅父不屬意地答應着，向了門前的荷池眺望。

妹妹怒視着舅父的脊背，她們上了人力車。

看護婦將她們引到病室裏，佈置好了室中的一切，病室外掛上寫着『內科黃小鶴』的牌子，和一張不會用過的檢驗表。

她接受了看護的話，靜默的在牀上躺着，她的妹妹伏在西式的梳妝檯上預備第二天的功課。室中異常的寂靜，窗外遠處的電燈，星一般的閃爍着，她寂然的躺在牀上，看着反映在鏡中的正在用功的妹妹的後影，漠然的睡去。妹妹也在病牀一旁的自由折疊的軟榻上睡了。

清新的醫院的早晨，時時由窗外吹進秋菊與各種花草的香氣，現在她住在醫院裏是比較住在外祖家暢舒得多了。於是她又想到她那可憐的父親。

看護婦來試溫度的時候，她的妹妹梳洗好了預備往學校裏去，這步行的路程較由家中去更遠，大約在十里外了。

下午四點鐘醫生的診病的時間過去之後，她的妹妹由學校裏回來，她的父親和她的弟弟也都來看她，父親并給她送來了兩塊錢。（不知從甚麼地方借了兩塊錢。）

在這日光充足的房間裏，父親的樣子越顯的憔悴，弟弟總是一聲不響地坐着。

「今天又看過了嗎？醫生說甚麼呢？」

「不要緊，爸爸，他說不是甚麼大病，幾天就會好的。」

「那很好。明天晚上我們就要走了……！」

「明天晚上？」

「阿。明天晚上。你舅父今早對我說電汽公司的許先生明天晚上到北京去有事，要我和他一路走，說是這樣途中還有招呼……」父親更其沉悶，氣憤得臉色漸次變成蒼白，「看呵！這樣絕情的話都說出來了……」父親喘噓着，「他說，他說，他說你們頂好早一點走吧，我看見你那貧病的樣子，我就頭疼……女孩子們留在這裏，我也認爲是不得已……」父親像是內心裏被火燃燒着似的，蒼白枯瘦的臉上，激變了紅色。

病牀上輪着的小鶴，將臉埋在鬆軟潔白的天鵝絨的枕上，她哭了。

父親又慌張的自怨起來！

「你看，你看，你看我真糊塗，我真糊塗，我爲甚麼又把這些話說出來，說出這些話來有甚麼好處？讓一個長病的孩子聽了！」

父親站起來，走到她的牀前，

「小鶴，你擡起臉來，你不要難過，我要走了，我後悔，我後悔今天不該來！小鶴！小鶴！你不要哭，你擡起臉來，你擡起臉來，我去了。」

父親離開了她的病榻，又向着她的弟弟，

「你今天留在姐姐這裏吧？明天我一早就來，你願意嗎？留在這裏吧？和姐姐作伴。」
弟弟不語，搖著頭咬着右手的食指，緊靠着父親站着的樣子，顯然是一個早年失卻母愛的孤兒。

她擡起臉來，由半開的門縫裏，看見燈光反射着的地板上，頃刻縮盡了的父親和弟弟的倒影。室中暗暗的，已經是開燈的時候了。

看護婦來試溫度的時候說是要靜躺一兩天再起牀，所以第二天她仍睡在牀上。

上午十一點過後，校長和幾個特別與她要好的同學們都來看她，她們問她的病，問她的飲食，問她一切關於她的病的事情；尤其是細長的校長更母親般的絮叨着。她滿臉表現了感激的神色，她沒有很多的話講，在他們紛亂的探問她病的中間，她時時想到今晚就要離開她的父親；她錯亂難過的心情，她希望她的父親馬上到她這裏來，她又希望她的父親馬上離開她，不要彼此的看見難過。

下午四點鐘診過病去以後，她的父親還不會來，她焦灼地躺在牀上，錯亂的想着，她斷定她的父親是爲了避免臨走時彼此的傷感，不到醫院裏來了。

「爸爸走了嗎？」妹妹喘噓着走進來，紅暈的兩頰上，流下了細碎的汗珠。

「爸爸還沒有來。」

「噯呀，真急死我了，我怕爸爸再走了，最後一班請了假，我很快的跑了回來。噯呀，

真累死了呢！」妹妹浮燥的用手巾擦着臉，「我去看看爸爸爲甚麼不來？你看吧，一定又不知出了甚麼事呢！」

「那裏？別亂說。」



「爸爸一定怕走的時候難過，不到這裏來了。」

「一定不能——爸爸昨晚臨走時說今天一早來的。」

「可以嗎？我看爸爸去可以嗎？」妹妹反翻的說着，就要走出去似的。

「煩燥甚麼呢？真要命呵！」她難過着討厭的轉過身去，於是妹妹也靜默了。

浮雲滿佈着的天空，又飄着前天她進院時珠絲般的微雨，妹妹坐在窗前木然的望着遠郊父親弟弟走進來後黯然的坐在桌邊的椅子上。

「爸爸怎麼纔來呢？」她轉過身來。

「那裏，我早晨想把零碎東西收拾起來，誰想你大舅來了，說你外祖父母要給我錢行，叫我上午不要出去。我知道這又是作給外人看。我有甚麼辦法呢！我——我只有不出去，等着。好！你外祖父，外祖母下午一點鐘纔起牀，……直到現在，直到現在……」

「他們爲甚麼又給爸爸錢行呢？真可笑！」

「所以啦。」父親暗淡的臉上浮現了淺笑，「那我有甚麼辦法呢？」精神鎮靜着，完全不是平日了。

弟弟仍一聲不響的坐在父親的身後。

『爸爸今天還走嗎？』站在桌前的妹妹，懷着希望父親不走的心情這樣問。

『走呵。』父親強笑着，『我到了北京就給你們來信。你好好的陪着姐姐住在醫院裏吧，出了院以後，也不要離開姐姐一個人到遠處去；你年紀小，以後有甚麼事，都要和姐姐商量……，』父親的聲音顫抖，中止了他的訓話，無意識的注視着微藍的病室的一角。

『你看！我真糊塗，我真糊塗，你又看過病嗎？』父親非正式的向着小鶴。

『看過了，他沒說甚麼。左右不是甚麼大病。』

父親踉蹌地走到窗前，不經意的望着窗外的遠郊，『你們看見嗎？這種的风景很好呢。尤其是下過一場小雨之後，草木都變成綠色了，是麼？小鶴！你看見嗎？』父親有意緩和緊張空氣，故意這樣的說着，叫着她。

她不響，她在哭泣着了。

『小鶴！小鶴！你忘記了有病了嗎？你怎麼又難過？你怎麼又哭呢？你看我今天的精神多好？我一點都不難過！你們不都是孝順孩子嗎？不要，不要引起爸爸的感覺！』

父親的臉色又轉變了灰暗。

『我一點不難過，我願意爸爸離開外祖家……』她說。

『你曉得事的，你的母親已經死了，你如住在外祖家總不是辦法。你還記得嗎？你母親的靈柩停到星宿廟裏以後，我就對你大舅說過你母親已死，我們不能住在那外祖家了，我要帶着孩子們到北京去……那時我再三的向你外祖母說；但是他們不肯，說是你母親剛死了，用不着這樣急，而且馬上就搬出去，面子上也不好看。當時我有甚麼辦法呢？我只好不走，可是，可是現在，現在也好，我希望這樣，你很曉得人事了，你不是也願意爸爸到北京去嗎？』

『明年姐姐畢了業，我們就到北京找爸爸去，……我們不再住在外祖家，』她的妹妹說
『是呵，你們都好好的讀書罷，明年春天我就帶着弟弟來看你們。』父親安慰她們似的，興奮地說。

『爸爸來信的時候，寄到學校裏去罷。寄到外祖家又要受檢查了。也許見不到。』她想起事來似的說着，仍是悽然。

「你看，我真糊塗，你不提到信，我又忘記了。」父親由身邊取出一張賬單似的東西，放在她枕邊，誠懇的指示着：「你看這『北京松樹胡同十二號黃宅』，我到北京就住在這裏，這是你五奶奶家的房子，這是當初分家時把我應得的剩餘的那一千塊錢，送給她買的。所以現在她要我到她的後院西廂房裏去住。『北京永定門外清宅塋地』這是我們的墳地，你會祖父名清保，這是怕後代不孝子孫變賣，故立有清宅塋地牌關，『松林迤西，植有三五青楊者，爲汝母穴，將來汝等祭掃地也……』你把搵好好地保存起來吧，你們不要又嫌我迂闊，你們總是年青，不曉得這些事，……」

父親悽然地，折起讀完的信紙，放在她的枕邊，於是他又勉強鎮靜起來，『其實這些事你是知道的，也無須乎再迂闊的寫給你；可是你太馬虎，我怕你忘記了，又是你最大，你記着，你好好的收藏起來吧！』

父親看見小鶴含淚的兩眼，離開她，慢躑着，又有意的望着窗外。

「快來看！那一點點閃爍着的，不是電燈的光嗎？」

「爸爸幾點鐘上火車？頂好早去，免得沒有位置。」她怕引起父親難過似的，免強的催

促着。

「你們看，那一點點閃爍着的，不是電燈閃光嗎？唉，真像是哩！」父親沒聽見小鶴的話般的，重複的說。

她那坐着不動，不響的小弟弟，跑到窗前去去了，「那裏？甚麼光呵？爸爸？」

「那不是嗎？那些一閃一閃的電燈呵。」她的父親指示着窗外，你姐姐早看見哩！是麼？

「小鶴！」父親又轉過頭來有意的叫着小鶴。

「唔——」她答應着，她覺得父親這樣更難過，她怕着傷感的延長，她不願意她父親再在這裏了。

「爸爸幾點鐘上火車？看天太晚了呢？」

「九點四十五分。不要緊，我就走。」她的父親仍無意識的站着，望着遠處閃爍的燈光。

神經質的她，感情時時變化，她希望她的父親快一點離開她，她不願意看着她的父親茫然的站在那裏，有意延長傷感。於是她又冷然的催促着：

『爸爸！太晚了上火車很麻煩哩！』

『不要緊，東西我都收拾好了。』

『還是早一點的好。』

『你甚麼時候吃藥呀？』

『吃藥，還早哩，爸爸走吧！』

『你睡吧！你不要管我，你睡着我再走。』

『姐姐，爸爸不願意走，你爲甚麼總是催爸爸走呢？』她的妹妹不高興的喊着她。

『你別怨她，你別怨她，她是怕爸爸在這裏難過，我知道。我走了，我走了。你們好好的在外祖家吧。我到了北京就給你們來信。』她的父親這樣的說着，全然不看她們那一個的臉，拉了她弟弟的手走出去。

她的父親往外關着門的時候，又走進來了，右手伸到衣袋裏摸索着，『你看。我真糊塗，這五塊錢。』她的父親自怨着，把一張紅色的五元錢的鈔票放在她的枕邊。

『我還有錢，爸爸！』她着急難過的阻止她的父親。

『我不用錢，我們的火車票，你大舅已託公司裏的許先生代買了，這五塊錢說是給我在路上零花的，火車票買了，路上又和許先生在一起，我還用着甚麼零錢呢？我想這正好給你，特意的給你送了來，偏偏又忘了……』她的父親說着，要走出去的樣子。

『爸爸！爸爸！我不要，爸爸拿去吧。』她看着父親將走出去，急急的喊着。

『你不要固執。你不要叫爸爸難過。』

『不是，爸爸拿去吧，這幾塊錢也不好作甚麼。』她難過地故意這樣說。

『我知道，一個錢也是父親的心。你知道，看着你病了，看着你進了醫院，我這作父親的不能給孩子一個錢，你知道我心……裏……想起來，是多麼……難……尤其是想到人家的孩子有病的時候，我想到你的……母親……我……我更是……難……』她的父親顫抖的泣聲中止了，急急的聳着兩肩，黃瘦的臉色，又火一般的通紅了。

看着可憐的父親的悲傷，在子女的心上，都有了自然的不能制止的悲傷，她們都低聲的暗泣着；沉悶的病室裏，深夜的涼風，時時由窗外吹來。

第四天的早晨，內科的助手忽然地走了來，說是要她起牀，並且早晨和傍晚，須在醫院

四週的圍子裏走動，晌午在病室裏須坐在窗前，窗子也須日夜的開着；夜裏冷，不妨多蓋被子，但切忌要改去平日把被子蓋着頭睡覺的習慣，助手走了之後，她起牀了，洗着臉的時候，她由鏡子裏看着自己的臉色略變黃白，「也許是真有病？」她想：「爲甚麼沒有再吐血呢？不要咳嗽破了咽喉吧？那麼醫生爲甚麼又檢查出肺病呢？」她懷疑起來，「醫生欺騙了我了，」她得了結論。她遲疑着不願到圍子裏去，她懷疑她是被醫生欺騙了。一個被醫生欺騙的強壯的人，真的病人似的在圍子裏走動着，讓醫生看見不要發笑嗎？而且顯得自己又是如何的淺識呵？她決心的不到圍子裏去。她洗完了臉，漠然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浮動着的心，又對她自己的結論懷疑起來，有甚麼證明是被醫生欺騙了呢？倘真的是肺病，自己這樣武斷，不也是淺識嗎？倘因肺病死亡，不又是被自己欺騙了嗎？一會看護婦問着的時候說甚麼呢？「就說是身上有些難過吧？」她想着，但她遂即又覺得對自己的身子說慌是吃虧的；同時她又以爲這樣的躲在屋子裏也不是辦法，即使上午可以不出去，那麼下午呢？明天呢？後天呢？還能始終不出去嗎？她着想，錯亂地，由病室的後門走出去。

明朗深邃的病棟，高大的火車般的病室的後門一個個的排列着，病室對面光潔的玻璃牆

似的窗子，充足的射入早晨和煦的日光，病人多半在自己的病室門前坐着，也有的只開了門，放日光射入。她沒有到園子裏去，她無意識的在這病棟裏慢踱着。

『嗶啾，嗶啾嗶啾，要命呵！』

在她後面的一個病室裏發出來的呻吟。她身旁用細布裹着頸頸的商人似的男人，頭部不敢回轉的，斜靠在沙發上。還有幾個外科的男人女人小孩子，也都坐在病室的門前；看護婦都忙亂的在呻吟着的病室裏出進，還有幾個病人的家屬似的男女，也在那病室的門前愁苦的談論着；這病室裏一定會有更多的醫生，一定有很多人，倘被醫生看見，看護婦，或其它的熟人看見都不好，於是她背着呻吟的病室，漫然地走到了病棟的盡頭，她回轉來的時候，看見那呻吟着的病室裏，擡出一個人來，由病棟的前端轉向擡死人的門裏擡進去，在轉角時，她看見伸在牀一頭的一雙尖尖的曾經包過的女人的腳。

『看見死人，夜裏一定害怕呢。』她想著走進了病室。

『哦！你不是有病嗎？到那裏去了呢？』陸一涓看見她進來了，粗率的向着她笑。

這時她纔注意到，她的同學們不知何時已到她這病室裏來了。

『我怎麼沒有看見你們進來呢？』她說。

『不要響，你說你到那裏去來呢？』一涓搶口的追問着。

『就在外面呵！醫生要出去走動，於是乎我就出去走動了一下。』她頑笑似的，故意把『於是乎』重念着。

『走動甚麼呢？』坐在窗前的高潔不了解似的問着。

『你不知道嗎？』走大便』呵！』粗率的一涓又搶口故意的這樣說。

於是大家都笑了。

『你看不出有病來哩。』劉英看着她的臉。

『就是呢。方纔我還懷疑我是被醫生騙了。』

『也許是被自己騙了吧？』一涓看着她的臉笑。

『那也說不定。』她雖是笑着說，不覺的紅漲了臉。

『可是，你又吐血了嗎？』

『沒有，因此我懷疑被醫生騙了。』

「您爲甚麼上午跑了來呢？」

「還爲甚麼呢，我們的班還不是愛不上嗎？」二涓又搶着說，她看着小鶴的臉笑了。

「小鶴，你這幾天沒有去，教員們問你哩；第一班裏的胡敏也要來看你，你真有魔力！我們死了，也驚動不起這許多人。」

「真的呢，大家爲甚麼對你好？」

她難爲情似的，羞澀的笑了，又故意的轉變了談話，「可是呵，我方纔進來的時候，看見擡出去一個死人呢。」

「對啦，我們進時，還看見許多人替死天穿衣裳哩。」

「那不是一個女人嗎？」

「是，我還看見兩支小腳哪。」

「那個小孩還活着哩，是吧？」高潔向着二涓問。

「不活着就會哭嗎？」二涓笑着說。

「怎麼？是生產死的嗎？」她吃驚似的，「嗚呀，真怕人，我還聽見她呻吟呢！」

「噫呀！」二涓故意的這樣吃驚着。

她們這樣的談論着，忽然的靜默起來。

「你甚麼時候出院？」劉英想起了事似的這樣問她。

「醫生沒有說，我想下星期就出去；何苦呢，身子又不難過。」她說時看着二涓的臉。

「你出了院到學校裏去吧，她們都想你哩！」

「小鶴！聽見麼？多麼大的魔力呵！」二涓向着她笑，她們雜亂的談論着，病室裏充滿了生動的空氣，完全不是昨天她父親來的時候了。

下午她的妹妹由學校裏回來，說是明天早晨校長將同趙先生到醫院附近來有事，順便來看她。

她聽了莫明其妙的高興。

傍晚她和她的妹妹在園子裏散步，曾提到她父親的事，她計算明早她父親該有信來了。日光斜射着的時候，校長和趙先生都來看過她了。

在寂寞的醫院裏住着的她，感覺到朋友的偉大與需要。同學們幾乎天天都跑來看她，校

長每到醫院的附近，也總是走來看她的。

一天的下午，她正和同學們在病棟裏說笑，她恍惚地看見她的舅母和她的表妹，在病棟的前端急急的轉了出去，「不要是看錯了吧？」她這樣的想着，留心的看着病室對面的窗外，她看見，舅父的藍色汽車，與「4」號的車牌。

她悽然地感到外祖家的冷枯了；她想舅母爲甚麼這樣呢？到醫院裏來，都不肯順便到我自己這病室裏來，而且還怕自己看見似的急急地走出。如果真被我看見了，也許說不知道我在那一個病室裏吧？但是以濟南醫院爲家的她們，也許很難說出這樣的話來哩。在學校裏有名的受人歡迎的自己，誰知背地裏是爲親戚們冷枯的躲避着的，倘是一涓還好，如果被同學們發現了，外祖家這樣對待自己，又是如何難堪的事呵！她反復的想着，覺得教師和同學們成了她生命上的慰藉了。

雖然教師和同學們都對她很好。——但除了一涓之外，是沒有一個明瞭她的境況的，她也虛榮的怕他們知道；她在學校沒有錢吃中飯的時候，便同她的妹妹跑到校外去繞圈子，回來時裝作萎靡的樣子假託了有病，以掩飾自己沒有錢吃飯的事。雖然這在同學們都很明顯的

看出來，她們誤會的這樣的譏諷她：『小鶴又裝病不吃飯了，想着餓斃了嗎？有着這樣的姐姐，妹妹也會學壞了哩。』最初同學們對她是這樣的開玩笑的說着，或故意的強往飯廳裏拉她；繼而她們認定了她是故意把病來作了不吃飯的藉口，日子一常下去，她們對她的不吃飯也都習慣了似的，她們自己每天只吃一餐飯的事也習慣下來。

現在自己這樣的住在醫院裏，她們不要說我是裝病吧？她想着很是不安，想着即刻離開醫院；她又想進院已經一星期多了，醫生每天看病，總是默默地走出去，默默地走進來，不說輕重，也不說何時出院，這是如何的使人焦灼！陸一涓末次來看她的時候，會開玩笑的有了這樣的預言：『甚麼住醫院是學時髦啦。肺病是三大文明病之一啦。』這使她很難過，晚上睡覺時會無端的哭起來。

到第十天會計處來算賬的時候，她便想退院，搬出去；明早叫妹妹往外祖家去要錢，這必須早一天去，要頂備下各畜的外祖母遲延往外拿錢的時間；但是無論如何叫妹妹多要上兩元錢，好作出院時的車錢，并作茶房的賞錢。她睡在牀上計劃好了一切。第二天很早，便叫她的妹妹到外祖家去了。

妹妹去了之後，從早晨到下午還不會回來，她孤獨得在寂靜的病室裏擔心的期待着，她又想起明天妹妹到學校裏去時，要她告訴同學們，說是我已出院，不要使她們再到醫院裏來了。她這樣的想，是怕急切向外祖母要不出錢來，使同學們看見她沒有錢，出不去醫院而難堪。虛榮心擊動着她，又恐怖的想到許多可以使她難過的事。

日光沉沒了以後，室中漸次的黑暗起來，她的妹妹仍沒有回來，看護婦來試過溫度以後，她又無端的想到她的父親，『倘要父親在這裏，妹妹這麼晚不回來，父親不知要怎樣的看着呢！』她想着，時時將臉伏在病棟的窗子上往外看，但總不見她的妹妹來，她煩燥地在屋裏踱來踱去，『差不多十點半了，妹妹爲甚麼還不來呢？即使拿不到錢，也該來了。』她又這樣的想，又神經質地想『別再遇見了甚麼危險吧？天晚了，尤其在這樣一條荒僻的路上……，』她錯亂地推測着，像是看見她的妹妹被一個高大兇惡的騙子拐走了似的，又像是隱約的聽見妹妹的哭聲。她神經錯亂的茫然的沿着寂靜的病棟走出去，走到曾經聽見呻吟着的病室的門前時，她由窗子裏，看見黑漆漆的室中，驀然地想起那擡出去的死人，覺得背上沙沙地，急馳的折了回來，她空虛的心理，覺得背後也跔跔地有人跟着似的。她想『這一定

又是自己虛驚，」她壯膽的回過頭去看，看見她的妹妹蹣跚的走來。

她的妹妹一聲不響的跑到屋裏去了。

妹妹看着她，氣憤地要哭出來的樣子：

「真氣死我了，外祖家都不是人，我罵了外祖母了。」妹妹喘噓的看着她的臉。

「怎麼？」她擔心的問。

「給錢？等着吧！」

「我從早晨去了，外祖家就叫我「等等」，一直「等等」等到現在，她又說，沒有錢，你回去吧！」我真氣死了，我走到院子裏說「甚麼東西，要着人玩，」大表姐——小貞那個壞東西聽見了，快着跑到外祖母屋裏去，我知道她向外祖母說去了。」

「你爲甚麼罵呢？」她着急的這樣說。

「我氣死了，我爲甚麼不罵？反正不能吃他們一輩子的氣。」她的妹妹說着要哭出來似的。

她虛榮的擔心着到第十天交不上住院的錢。

她看她幼小的妹妹爲自己受了委屈，心裏抱歎似的難過起來。

早晨很早地她的妹妹往學校裏去了。妹妹并且罰咒今天不再到外祖家去要錢。她無可如何的坐在病室裏，她幻想着，關於交不上住院錢的一切的難堪的事『無論如何不要在這裏丟臉，』她這樣的想着，決定她妹妹回來時，再叫她到外祖家去一趟。

下午兩點她接到她父親第二次的來信，信上寫的很簡單，只說到了北京以後沒接她們的一封信，不知道小鶴的病好了沒有，她的父親着急，接到信時務必快寫一封信來，信尾又寫上『北京松樹胡同十二號黃宅』的她父親的收信地址，她看着信猜想她父親是以爲她忘了她父親的地址，她又不與父親回信的事，完全茫然。

『父親臨走時那樣的難過，爲甚麼父親走後連回信的事都忘記了呢？』

『子女對父母的愛，真是利那的，絕沒有像父母對子女那樣永久偉大的愛……』

『父親臨走時我使他難過，我簡直對不起父親……』

她拿着她父親的信，正懺悔似的想着，那鄙視着她們全家的，幾乎連話都不和她說的，姨母進來了，她想不到而且吃驚似的望着她的姨母站起身來，她當時沒有話，說她不知道說

甚麼，過了一小會，她纔說：

『二姨來了。』

她的姨母沒有聽見似的，惡意的注視着病室裏的一切——似乎小鶴不應當住在這屋裏似的。

她看着她的姨母這樣的注視着，又感到不安似的，畏縮地說：

『真想不到二姨來呢。』

『這個病室很講究哩！』她的姨母藐視的樣子望着她。

『呵——』她半咽的答應着，無意識地看着光潔的地板，一會她又想到她的姨母家的人得了感冒症也都住在這病室裏的事，現在又像是初次來過似的，這樣譏諷着自己；以自己的境遇，住這樣的一等病室，也難怪別人的譏諷，當時也不細想一想，竟虛的跑了來，……她又想昨天沒有向外祖母要了錢的事來，於是她又自悔着：『一切的事，都是自己找出來的，但是姨母憑甚麼又無端的來，這樣的向着自己？』她又把不住感情般的，牢坐在窗前不動對她將解決甚麼事似的姨母有一些發氣。於是她也想譏諷她的姨母，但又畏縮地變了語氣：

「二姨家的人，不是也都常到這裏住院嗎？」

「常來，可是你不能那樣比——」

「是呢，我早就感覺到住在一等病室裏不安——不用別人說，想到自己的境遇也覺得很難為情似的，」她羞澀地低下頭去。

「有甚麼難為情呢？只要有錢……」她的姨母冷笑着。

「正是因為沒有錢，所以纔難為情哩。」她也冷笑着。

「你不是有很好的老師同學嗎？他們可以給你錢。」

她驟然的聽見她的姨母說出這樣的話來，木然地呆住了，摸不着頭腦的這樣說：「我並沒有說他們可以給我錢。」她辯駁似的。

「你住院的時候，你不是說，你的老師們如何關心你，如何對你好，如何同你上醫院，如何叫你住院……」她的姨母得勝似的揮着她的微細的胖得豆蟲似的手，把「如何如何」急迫的說了，暫時喘噓着。

她的腦子停滯了般的，她這樣遲鈍地想起她進院的那天對舅母說的話來。她又想到外祖

對提早叫父親走了，也說不一定是受了自己的影響……她想到她可憐的父親，不由的哭了
『你哭？你哭甚麼呢？』她的姨母看見她哭，意外的望着她，她哭泣，她不響。

『你不要向着我哭。』

『並不是……我難過。』她抽咽着。

『你難過？你現在不要難過，難過的事在後面哩！』她的姨母緩氣般地略停了一刻，她吃驚的含着淚望着她姨母的臉。

『你的妹妹昨天因為沒有向你外祖母要着錢，生氣的罵着走了。現在你的外祖母他們都在家裏大鬧起來了。你舅父非要上醫院裏來把你姊妹倆抓回個明白不可，問問到底是罵的那一個？』

『你外祖母怕在醫院裏鬧起來於面子不好看，纔好歹把你舅父勸下；把我接了去，叫我來問問你，你打算怎麼樣？……』

她的姨母嚴重的樣子臉上呈現了不得的神色；把自己的話中止了，等着她的回話。

她不說甚麼，她仍低聲的哭泣着。

『你不要哭，哭也當不了事。』

『我，我難過，自己長病還得……，』她略擡了頭哭泣着說。

『你長病？你不是終天的和同學們在醫院裏玩嗎？』她的姨母說着，她想起在病棟裏看見她舅母的事來。

『你不要說甚麼長病吧？你真不自量，你不想想自己！』她的姨母毫不感動的又加緊了這樣說：

『難過也當不了事，你打算怎麼樣？你說！』她的姨母生氣的看着她。

她仍哭泣。

『呀！你不要只顧哭，有話只管講，這正是你講話的時候。』

她的姨母在室中慢慢地踱步『你想想，該說甚麼，快一點，我還得回去哩。』她的語氣略和平了一些。

她仍不響，倚着牀低聲地哭泣。她的泣聲細小得幾乎聽不見，只看見她兩肩聳動；她竭力的把泣聲縮小了，她怕病棟裏來往的人聽見，她姨母大聲指着她時，她把後面的窗子關上。

了；她覺得她的姨母這一次來，對於她是無限的恥辱，她想，學校裏，以及曉得她的人們，經了一涓的傳達，都將在剎那間知道這一事——姨母來的事了。那麼醫生如何的卑視，校長將如何的難堪，而自己又如何的對不起；這樣一來，又怎麼好意思再見同學？就是外祖家的一切僕人，——不更瞧不起自己嗎？並且明天就到了期的醫院將怎樣出去呢？我真是恥辱，我簡直丟臉極了！我現在纔知道，沒有母親的人是這般的可憐；沒有錢的人是這樣的被人們作弄着。「錢」真是要不得的東西，——母親爲了沒有錢活活地病死了，父親爲了沒有錢，離開他自己的子女跑到寸土沒有的故鄉去，自己現在又是爲了錢，被親人們欺負着了！妹妹將來還不知怎樣的死，早晚將一家人的生命都斷送在錢上……呆了似的想着，戰慄起來！『我不能活，我只有死，』她不覺的這樣叫了出來。

正靜默地看着她發痴的姨母驟然的說：

『你死？不要把這些無能的話來嚇人！』她生氣的。

她中止了哭泣，發痴似的想着她那還未曾由學校轉來的妹妹。她想幸而父親走了，最難受的只有妹妹，也只有妹妹可憐，我不能不負責的拋棄了她；我必須將她寄託給一個人，我

沒法再顧及那人待她是怎樣，我可以安心，此外我顧不得許多了。她發瘋的想着，她聽不見她姨母的一切的話，她像是看見她死了的母親，『離開了一切的凌辱，母親現在是安心了。』她想着，她竭力的鎮靜了她自己。

現在，她一點都不悲傷了。

『你想好了嗎？』她的姨母問她。

『你姊妹二人現在都不能再回到外祖家去了，你住醫院的錢外祖家不能拿，你外祖母和你舅父只問問你「打算怎樣？你姊妹罵的是那一個？」只要你能夠明白的說出來，再到外祖家陪了罪，你便從今以後不要再到外祖家去了；那麼你去找你的老師也好，同學也好，你外祖家一概不問。』這時她的姨母也比較鎮靜一點了。

她聽着她姨母的話，想到親戚們對自己簡直不是人的待遇，她又憤怒地戰慄起來。

『等你妹妹來了一道陪罪吧？』她的姨母忽然和平了，誘惑地向她說。

『陪罪？我不曉我們有甚麼罪？』她仍憤怒地。

『你的妹妹罵人；你不打一個招呼自主地來往院；』

「自你住了院，外祖家不來一個人看你，你還不明白，你不要裝傻！」

「我并不是裝傻，……」她辯駁的。

「那麼你是不自量！你不想想自己的地位！你爸爸爲甚麼早走了，還不是沾了你的光？

「也好，你爸爸那個老糊塗蟲，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早走哩！」她的姨母又接續上說。

她聽到她姨母罵她的父親，她想到她父親被她舅父戲弄着的時候了，更加深切的難過，但她并不哭泣，她在堅持地鎮靜她自己。

「你打算怎麼樣？不要儘讓我在這裏？」她的姨母疲倦了似的催促着。

「一個沒有出閣的姑娘，說死是丟臉的！」她的姨母看着她的臉。

「我不是說着好聽，妹妹是不能再到外祖家去了，以後……」她戰慄着，向着她的姨母，「……以後，我的妹妹……請二姨看到母親的臉上招管她！」她戰慄着乞求似的流下淚來。

「我不管，我不管！」

「不要向我交命！」

她正坐着的姨母，忽然站來，憤怒地走出去了。

她望着她姨母憤怒的走出去的後背，把頭埋在被裏哭了！

她又神經錯亂地站起來，玩弄着梳裝檯上那瓶高大的水粉；她又把牠藏在篋裏檯的後邊。

一會她又照着鏡子擦去臉上的淚痕；她怕她的妹妹看出她哭，她想一切的事，都不叫她的妹妹知道。

她鎮靜着，像平日一樣的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預備她妹妹的回來。日光斜射着半開着的窗子。

「送了錢來沒有？」她的妹妹跑得紅漲着臉，還沒有走進門來，便這樣的問着。

「沒有，方纔外祖母又叫王升來了，說是明天把錢送了來呢。」她鎮靜地向她的妹妹說，臉上全然不帶着說慌的樣子。

「不是不給嗎？爲甚麼又說送了來呢？」

「管那些呢。」她不願說，而又不能不敷衍她的妹妹。

「正好！我正怕着向她們求醫哩！」

「你看，真可惜！那瓶子水粉讓我摔碎了呢。」她故意地惋惜着指着梳裝檯。

「噯呀！真可惜！」她的妹妹走到梳裝檯前面，看着空着的放水瓶的地方：「一點都沒有了嗎？」

「可不是嗎？早叫看護婦拿出去啦。」

「等着有錢再買一瓶吧，」她的妹妹表現了安慰似的樣子。

「唔——。」

晚上看護婦來試了溫度以後，她靜默地在牀上躺着，她的妹妹曲着背伏在梳裝檯上，預備第二天的功課。

夜裏，靜靜地躺在牀上，她細心地聽着她的妹妹睡熟了以後，她輕輕地由牀上起來，開了燈，打開她妹妹的書包，拿起一本英文練習簿，於簿子中間輕輕地撕下未曾用過的二頁來；她又細心的照原樣包好了，放在梳裝檯上，她又拿起妹妹的破舊的鋼筆，沾着發紫色的

藍墨水給她的父親寫信：

『爸爸！我現在和母親一樣的被窮困，被金錢，被虛榮心逼死了！可是這在我是快樂的

爸爸不要難過！

妹妹我已託給了二姨母。

女小鶴。九·十六·』

她把信封好了，放在被子裏。她擔心的注視着她的妹妹，輕輕地由梳裝檯後邊拿出那瓶子高大的水粉來，她放在唇邊，於是不躊躇地，痛苦地吃了下去。

她把瓶子又藏在梳裝檯後邊，關了燈，重新睡到牀上去的時候，正是夜半三點四十五分。

她痛苦地在牀上躺著，枕邊的電光錶滴答滴答地響，秋風吹動了窗外的殘菊，天際上的絃月，清朗的高懸着。

安着的死

倪宛仙女士

正是西北風狂吹的時節，天地間到處充滿了寒森森氣象；肚子裏的一塊肉也許感覺到人間的苦惱，時常不安的顛覆顛動，累的我坐臥兩難，在那將要臨盆前一天。

這真是使我擔憂的一件事，他爲了學校裏大考，孤單單的放我一個人看守洞房。雖則有兩個專爲服侍我而雇用的女僕，終覺得冷靜孤寂；她們終久是不解人事的鄉婦，那裏知道我心裏所思量的事體。然而他的遠離也是出於無可奈何的。

我的母親當我分娩的前一夜到來，我真奇怪她來得這樣湊巧。據她說她是計算好了時辰決不會催前或是落後的，她又說這是她八次生產的經驗。當夜。她睡在我牀上，似乎確定這一夜我就要分娩了的。

天還沒有上夜的時候，我很歡喜的從樓上跑到後園去洗山芋，在回來跑上樓的一刻中，肚裏似乎有一塊東西從腰部垂了下來，假如事先知道了的，也許可以辨得出一種不清晰的音調。從此一瞬間，我的兩條腿就不像先前的移動自如了，心裏也擔憂着這個奇怪的徵兆，

然而我還不敢宣示出來，免惹她們的癡笑。身體一刻一刻的增加重量，肚子也不斷的發痛了；全身的固有的氣力已經到了不克支持的程度，我就暈倒在我自己的牀上。

夜已經三更了，我的痛也不能再悶閉在肚裏，我叫喊了；一種毫無顧忌的以及不知羞恥的叫喊，母親冷靜的熟睡着，嘴裏不斷的說着不着邊際的慰藉的話；我不時要起來大便，然而終久沒有便出。婆婆進來了。女僕也進來了；我總怨恨她們發出輕輕的冷笑，不替我想出一個平安的辦法。我又對着我們結婚的照片，咬緊了牙齒暗罵他造成了這個要死的禍根，到了現在卻又看不見半個影子。醫生來了以後，我哀求她打針救活我這條生命，反正死亡與活命，並不是眼前計較的問題；可是她執了紙煙，儘管在那一口一口的吸着，反而帶着譏笑的神情說還要過一兩點鐘的惡痛。我心裏更覺着一陣悲酸，身體也不由自主地翻覆左右；許多人都來禁止我轉動。

東方發白以後，她們都爲了我的聲的狂喊，一個個站立在我的旁邊，表示深深的惋惜。『頭已經出來了！』我禁不住這樣喊着。醫生就忙着處理小孩，我也覺到狂痛已經息止，人也進了甜蜜的睡鄉，祇聽得雜亂紛紜的聲息與脚響，輕輕的在我牀頭隱現。

閉着眼睛的小孩，呱呱的在我身邊號泣，我覺得歡喜，又感到悲痛，就在這小孩呱呱墜地的後一天，他纔從吳淞的C大學趕來。他剛踏進房間，祇是注視牀邊，似乎正要探看這小孩；然而他不敢走近牀頭，似像經過了一次甚大的變革與不平衡的改造。他輕輕的問他的母親追述昨夜的一幕趣劇，面上表顯着欣悅的笑容，似乎慶幸這大難的已經渡過，回頭與我的母親談天，大概是關於眼前的事件。

他的父母已經到了風燭的年頭，精神還是矍鑠，操作卻也依然。但是，年老力衰雜經不住狂風吹擊，就是在已往爲了長子的膝下猶虛，心中總感到個深刻的缺陷，祇希望幼子能克盡子責，生下一個可愛的孫兒，到現在，幼子居然實現了父母的希望，白髮斑斑的老人的心境中，也取得了個甚大的慰安。

時光在不停留的轉移中，小孩的苦痛也與日俱進，形成一個薄命的嬌子。

「修海，」「晉籌，」前者是小孩的名，後者小孩的號，都是他祖父題取的，據說是切合小孩與祖父的關係。祖父今年是壽晉六旬，適逢小孩的誕生，所以題晉籌爲字，真表現了他遭遇的榮盛了；他又題了安着做乳名，也是取義於他的本身，我們叫他阿安。阿安現在是

我家的嬌子了。隔壁鄉鄰更誰個不替翁姑稱喜，稱喜他倆老來得孫子，孫又這樣的聰明與伶俐。家庭從枯萎的境況漸漸的進於榮華的表面了。我自己爲了前途的關係，又重踏進課堂的生涯；但是小孩付託於粗蠢的鄉婦，心裏也常感覺到不幸與憂慮。他也爲了謀食的關係。遠遠的棲息於T城。這樣一個三角式的分離情況，生硬硬把父、母、子離散，天下有那鐵石心腸的人不替我們掬一把淚；我們自家除替自己流淚外，還有什麼辦法。

暑假歸來後，阿安已六個月大了。淡紅色的兩頰襯托着嫩白的皮膚，烏黑的圓珠般的眼睛旋轉於闊闊的分佈的眉毛之下，小小的口嘴時常唱出有節奏的音調，使年輕的父母感到無限止的歡愉。

『阿安奶運真歹！』這是近幾天來我們常常提起的嘆息。

記得第一個乳母因爲奶腳（註：通俗稱乳母本身生產時期的距離最近之謂）的悠遠，兩個月後就發現乳水的缺乏，我在無辦法之中，找到了近鄉的一個靠三十歲的鄉婦來替代，不料她與第一個同樣，不到幾天就走，第三個來了，以後，中間她爲了丈夫的死亡，回去了幾天。那時候，他又爲了學校的招生，不得不去T城一走；白天雇了個江北婦人來餵乳，晚

上她是離不開自己的小船，我是在整個的白天裏抱持得手酸脚痛，到了晚上又要沖代粉給他吃，並且沒有一定的時間，整夜沒有睡眠的機會，真累得我苦極了，我不能哭，哭給那一個人聽！我不能怨，怨天下誰個人？我不敢睏，怕小孩涕泣；我不敢抱，怕這樣一個冷寂的房間與可怖的夏夜，小孩也感到許多不適的苦痛，在這斷乳的時間中，天天望着奶娘，好容易奶娘出來了；她帶着一身白色孝服，愈覺表示其喪偶的悲哀。在理，她自己說，她是不應該離開家門的，因為官官不可一日離開乳頭，所以，忍痛來到此地。我們倆是極端歡迎，雖是她全身孝服，在風俗上有損流年，但畢竟風俗是風俗，於吃奶的小孩有什麼不可料想的因果呢？

就在那時候，他的阿兄，也就是小孩的伯伯，見了這樣的情形，認為這奶娘在夫孀是不孝，在禮俗是忘情，發出嚴重刻薄的口吻，吐罵她不近人情的鄉婦，致使我們這個嗷嗷待哺的小孩，重陷於飢餓號泣的境地中，我心裏充滿了憤懣的怨恨的熱情，默念着我們的事情，於他有什麼相干，即使是有干，也何用這般蠻橫的火性。他也居然發怒了，爲了他是終年沒有憤慨的表情的，他與他爭論，他與他動武了。終至小孩哭了，我也哭了；哭充了我們這個

悲感的家庭。最後，奶媽覺得這終久不是她親生的孩子，在緊張的悲哀的一瞬中，提了她僅有的包裹，憤激着出走。我憂恐，我痛恨，人生蘊藏着的憤怒，燎熾於我狹淺的心坎，我絕食，唯有絕食；與我珍愛的小孩同歸於天上，我想。

奶娘沒有雇到，晝夜間都由我們輪流着用代乳粉餵養。我們以自己全份的精神，養活了我們的小孩。

好容易，薦頭領來了奶娘，奶又是多，人又肯耐苦，我們都替小孩慶幸。

天天擁抱着小孩。真忘記了今天是何月何日。有時朋友看見了，都羨慕着我們的幸福，親眷看見了，也不免慶賀我們的將來；我們擁有人間至可尊貴的風光，我們替自己傲驕，是在這樣的人生的歡娛中，我們卻又離別了僅有的愛子，各自奔向自己的前程。

在校裏，在榮華的都市裏，雖是因爲環境美好，輕輕的把家鄉的小孩忘記，但總覺得時時有活潑潑的小孩的影像隱隱地現隱在我們的眼前。天下唯有慈母心，到今朝自家也證實了，還有誰個來否認！

家裏祇有個祖母與奶娘照顧着，我常常憂慮，怕不能週到。而且，祖母又是年老力衰，



奶娘是無知的村婦，一旦有病了，有誰能够探到小孩的內心。我恨不能拋棄了書包，擁抱着小孩，一天到晚。

那天，婆婆到我校裏來，我驚怪的問她小孩同來了沒有，她回答我小孩仍舊在家裏，可是比先前更加活潑，身體也很健好。她還說她兩三日就要回去的，我心裏雖是壯了一下，但終希望她不久就回去。

五天以後，那知道，快信來了，我正在比賽排球，信也就擱置了一會，球賽完畢，我拆了信就讀，不禁眼淚直滴信箋上；心弦也顫動了，但默禱着事實沒有這樣凶惡，因信上祇不過敘述一些凶險的病狀。

車上，我是低着頭抑止我的酸辛，暗暗的拭乾我的淚水，可是內心的戰慄，四肢的顫索，與車行的速率，機聲的轆轤同樣的不斷的開展，

黃包車將要到家門的時候，街頭巷尾的鄉隣都集中視線在我的面上，他們似乎要發現我悲痛的表情，車後跟着不少兒童，嘴裏只輕輕的說着娘歸來了，娘歸來了。

走進了家門，心裏不住的發抖，不知道我的小孩已否死亡。將要到房門的時候，婆婆含

着眼淚迎面說道：

「我真沒有交代呀！阿安死了；昨夜死的。」

悲酸的急潮衝上我的心頭，眼淚不住的滾出，身體已至於麻木的狀態，當一個二尺多長，眼睛緊閉着，面目還是像生前一條的清秀的已死的阿安現着在我的眼前的時候。

一個鐘頭過去，我是在不省人事的暈睡中，醒來後，含着了眼淚爲阿安穿製長眠的衣衫。我想我忍痛的想，我那裏會夢想到今天回來見着一個已死的小孩，更那裏想到不替他做生前的衣衫，要做他死後的袍褂。針綫穿在綢衣上，猶如穿在我已碎的心腸，想着他八個月，沒有受過孩童應受的幸福，到現在，又死在不明白的病狀中，死在這不堪追悔的環境中，我們爲了他，歷過了幾許的奮鬥，受盡了人家的鄙視，吃完了人間所有的苦痛，遭遇了世上各種的酸辛，想望他成人，替受困的父母伸一口冤氣。現在，我們哭他，世上真不知有幾多的惡人替我們歡笑。

他從T城回來了，這夜。他哭，他也是這樣心碎的嚎啕大哭。家庭又從榮華的表面轉入於悲苦的境況了。

我們倆坐在紙帛燎燒的哀苦的阿安面前，回想他呱呱以後的時日。

三〇，一，一九三一，作於T城

離家的前夜

組 紺 女士

七〇

堂廳裏黑漆漆地，右邊屋子的耳門虛掩着，由門縫裏射出一線燈光。蝶坐在籐沙發上，我坐在她傍邊，兩個人都屏息着向屋子裏傾聽。

「乖，寶寶吃奶奶，吃奶奶，」那個新僱來的奶媽溫慈地說着。

「呵呵呵……」鳩子又悽惶地哭起來了。

「哦，不吃，不吃，……乖乖，別哭，別哭。」奶媽說。

鳩子不哭了，蝶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躡手躡腳地走到耳門傍。貼着一隻眼睛向屋裏照：坐在桌傍的是母親，她皺着眉頭臉上泛着一點怨怒，一手抱着鳩子，鳩子凝着她靈活的小頰上，注視燈火，淚掛在小頰上，時時搖動着頭，發出哭後的啾啾，奶娘依在傍邊，在桌上轉着銅子，一共三個銅子在轉，奶娘的手很靈捷，倒了這個，又轉起那個。

「鳩，好玩呀，噯，……」奶娘一邊忙着轉銅子，一邊笑着逗鳩子。

「嗯，嗯，……」鴿子把小手指着在轉的銅子，很高興地啣呀着。

「嗯，嗯，……鴿也轉，鴿也轉。」奶娘由母親手裏抱過鴿子來，把銅子給了她，說：「奶娘真疼你呢，小寶寶，你自己轉。」

鴿子把奶娘那張陌生的臉注視了一回，忽然又若有所感地哇的一聲哭起來了。我回到原來的地坐下，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怎麼樣？」蝶低聲地問我。

「不成功，她不要她呢！」我說。

蝶打算再說什麼，忽然屋裏傳出母親的話聲：

「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現在的世界不同了啦，要讀書，——結了婚還要讀書，生了孩子還要讀書！真是新花樣，女人讀書有什麼用！……」

「少奶畢了業，會當女教習先生，賺錢來孝敬你老人家呢！」

「我也有這福氣！女人畢業幹什麼用！……這種狠心的人，自己的血肉呀，你看，忍心把她磨得這樣可憐！……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

「媽，媽，媽，媽，……」鴉子淒楚的稚音喊着。

「寶寶，這是你的媽呀！」母親的聲音又變慈和了：「那個狠心的媽不要你了，你還念她作什麼，——寶寶，乖乖。真是可憐呢，今天下午自你來了以後，一口奶也沒有吃。真是可憐的孩子，犯了什麼法，叫人受餓罪！」

「鴉，嚶，多好玩呀！」奶媽說，銅子又在桌上轉起來了。

「娶什麼女學生！我早就說女學生是要不得的，女學生是一朵花呀，擺在那裏給人賞賞讚讚的呀！還抱孩子！抱孩子不是做苦工？」母親又說。

「赫赫，赫赫，……」我無可奈何地笑起來了。

「你還笑！」蝶的聲音分明含着淚。

「媽，媽，媽，……呵呵！……」鴉子又淒切地哭喊着了。

「餓了啦！」母親嘆着說。

「小寶寶，吃奶奶，真好吃呀！」奶媽又在逗鴉子。

「呵呵，……」鴉子哭得更利害了。

蝶站起來，很快地推開門，走進屋子裏去了，我也茫然地跟了她進去。

鴿子張開小口，眼淚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母親說：「媽來了，媽來了！」她看見蝶，張開手，使勁地向她懷裏撲過來，口裏親熱地喊着：「媽，媽，媽」淚還不住地向下滾。

「真是活冤家！」蝶紅暈着眼眶說：「乖，不許哭了！」

鴿子果真不哭了，把小手在蝶的胸前亂抓着，親熱地撒着嬌。蝶把鈕扣解開，露出乳來，可憐的孩子！她急急地含住了一只，又用手撫弄着另一只，但是淒淒切切地，又接連二三地搖動小頭，發出啾啾的餘聲。

「你看可憐不可憐？」母親很感動地嘆息着。

「真是癡東西！」蝶用手帕替鴿子拭了淚，撫摹着她柔茵的頭髮，半似自語，半似教訓地道：「只要要奶奶吃就得了，還要擇東揀西的！假使你媽死了呢，你不活了？」

「說得真好聽！」母親又怒又笑地說。

此時大家都無聲了。那個奶娘無事可做，規規覓覓地在搓着兩手。我看她，正是一位和蝶年紀相似，二十歲上下的女人，雖穿着鄉土氣的布衣，卻很整齊潔淨。燈光照着她半邊豐

滿的面龐，「留海」的額髮拂着兩雙眼，緋紅的腮，猶泛着一點少女的嬌媚；但那兩隻由薄薄的單褂掩着的胸前高高地聳起的乳峯，卻把她的少女風韻整個地毀壞了。

我又望了望蝶，別有所思的嘆了一口氣。

鴉子含着奶，已在蝶的懷裏睡着了。

「可憐的孩子，」母親輕鬆地挺了挺腰說：「餓了，又哭得疲倦了，現在一吃飽，不就睡熟了？真是可憐的！」

蝶抱鴉子到我們自己的新房裏去，母親也打算去睡了，招呼奶娘，今晚權且在她屋裏睡一宵，到明天再說。

我走回臥室裏，蝶躺在籬椅上，一隻腳踏着搖鴉子的搖籃，側着身向裏面，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的催眠歌。

「又哭了，有什麼值得哭的呢？快到一歲的孩子，那裏這麼容易換奶？——慢慢地，說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就肯吃她的奶了。」

「她不吃，她自己上當！」蝶哽咽着嗓子發氣地說：「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我難道就這

樣完了不成！」

一位正在綉繡的青春中的姑娘，火焰在她心內熊熊地燃燒，希望在她的目前美麗地閃耀，蝶並不是一個例外的女子，她所需要的也是活躍的，前進的，充實的，現在的生活，在這沒落的封建鄉村裏，在這寂莫古舊的家庭裏，她怎能過得下去？蝶說：「在校裏讀書的時候，終天是多麼適意？現在則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一切空虛的，死靜的氛圍來充實我的感官。我是活活的人；我不能死死地埋掩在這古墓裏！」

我愛她，我完全同情她。

次日早晨醒來的時候，房裏冷悄悄地，蝶不知幾時已起身，鴉子也不在搖籃裏了。我懶懶地穿好衣服，找到後面廚房裏，纔看見蝶捧着碗在吃什麼，昨天的那層愁雲，早在她的臉上消散了。

「你起來了？」她含笑地跳近我。

「你吃的什麼東西？」

「肝，醋炒豬肝，怪難吃的。」她皺着眉頭，撒嬌地搖着頭說：

「吃這個幹什麼用？」我說。

「止奶呢！」她高興地說：「鴉子吃奶娘的奶了。今天一起身，奶娘來抱她，她就要她抱。我叫奶娘到無人的地方去。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廳上，和她玩了一回，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又玩了好久，一次也沒有哭。現在我叫奶娘抱到她自己家裏去了。」

「我知道熟稔了，就會吃她奶的，昨天你偏要那麼急！」

「這樣子，我倆明天就動身，」她一時真高興。

「好，只要你願意。」我說。

那奶娘聲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因為她丈夫在外面做買賣，她要在家里料理，是離不得家的，所以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裏去養育，好在都同在一個村裏，自然可以時常來來去去，我們也都答應了。

「不知道她家裏清潔不清潔？鄰居怎麼樣，屋舍怎麼樣？」我說。

「下午我要去的，我要送鴉子的衣服，什物去。」蝶一邊回答我一邊又和女傭人說：「張媽，你先去看看她在那裏登得慣登不慣，哭不哭？現在在那裏作什麼？奶娘待她怎樣？」

「你自己去一去也好，」我說。

「可是現在我不敢去，去了，她會不要奶娘了。——到晚上，我不見她面，偷偷地去看情形。」蝶說着眼就紅了。

蝶中飯也不吃，忙着把鳩子的衣服，玩具，零星東西打點了一箱又一包；又忙着把我們自己的行李書籍理好。她臉色蒼白得可憐，眼也變得鈍滯了，泛着淒清的弱光。然而剛纔蝶並不是這樣子的。

「蝶，你不舒服？歇歇吧！」我說。

「不要緊……」她哽咽着囁子，向藤椅上一輪，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淚。

蝶雖然年輕，孩子氣，但她也是具有極強烈的母性愛的。青春的烈焰鼓動她振起。前進；但等她丟開了孩子，預備振起，前進時，她頓時發現到自己已失了一件重要的東西，自己的心已經空虛，悵惘着了。

黃昏的時候，我們正吃晚飯，蝶叫張媽提了箱子包袱，到奶娘家裏去。

「你吃了飯再去。」母親慈祥地說：「我和你一塊兒去看看。」

「我吃不下飯，——晚上，路難走，你老人家別去。」她說。

「少吃一點，你兩天沒有好好吃飯了，餓出病來怎麼辦？」我也慫恿她吃飯。

「沒有的事，我餓了，我自己會吃……不要緊。」她說着就和張媽去了。

我到外面去辭了行回家，屋子裏坐着滿滿的人，蝶很興奮，同時又很疲乏地坐在椅上，

鳩子在她懷裏又跳又唱，滿屋裏喧嘩着，有的嘆息，有的讚憐鳩子。

「怎麼一回事又回來了？」我看見鳩子在她懷中不免驚奇地問着。

「這孩子真了不得！」蝶泛着疲弱的目光。興奮地說：「我到了奶娘家，我不敢進去，只在外房坐着。鳩子在房內。正和許多左右隣家的孩子玩，玩得真高興。以後，我和奶娘輕輕地說了一句話，她在房內就聽出來了，玩也不玩了，擺着頭，嗯，嗯，嚶地遍處望，望不見她就媽，媽，媽地喊着，扁着小嘴要哭了……」

「嚶，你慢慢地說，」我也很興奮。

「……我忍不住了，走近了她，我說：嚶，你還認得我阿！她喜得打起哈哈來，望我懷裏撲，又跳又唱，唉……，那樣子我真說不出！抱到我手裏，唉……，那種快樂，親熱的樣

子！……她就不放我了，這個抱，她也不要；那個抱，她也不要。……她把手指着外面，推我，打我，要我抱她回來，……」蝶太興奮地說。

「今天就讓她在家裏睡吧。」我拉拉她的小手，又把自己的兩手拍着，她擺着頭。緊緊地抱着蝶的肩，表示不要我抱。

母親不作聲，只是嘆息着。

鴿子在奶娘懷裏吃飽了奶，——蝶的奶上塗着黑墨，鴿子曾失望地哭了很久的，——就由蝶抱到我們臥室裏來了。

我，蝶，鴿子，我們三個人都睡到牀上了。鴿子高興地爬着，滾着，口裏又啾呀地唱着，蝶說：「你喊爸呀，」鴿子就滾到我身邊，昂着頭，窩着小嘴喊：「爸——！」蝶說：「你喊媽呀，」鴿子就又滾到蝶的懷裏喊：「媽——！」她玩了一回，就安靜地睡着了。

「你也靜心睡吧，今天你太疲乏了，你看你又這樣衰弱了，說不定你明天不能勉強動身的，飯又不吃，……」我說。

「日子迫了呀，我必定要趕上考期的。」蝶軟弱地回答，

夜闌了。只有蚊蟲的鳴聲，和時鐘的擺動聲應和着，我也睡不着，翻身看蝶，蝶在護着酣睡的鳩子，不時的聳動着肩，呼吐着長氣。

「你還沒有睡着？」

「唔，……」她顯然又在抽咽着了。

「不要哭，好姑娘，……」我逗她說。

「我的奶漲得痛？」

「過一兩天就會好的，你靜心地睡，不要胡思亂想的。」

「我睡不着，——你靠近我一點。」

我把身肢睡近她，枕空着的右手就抱住我把頭枕在我的手臂上。

「我不想出去了，我不讀書了，」她緊緊地把我一抱，就更傷心的抽咽起來了。

「你把胸襟想遠一點，……」我撫着她的髮，也黯然流着淚了。

「……」蝶索性大聲地哭起來了。

鳩子也醒了在蝶懷裏鑽動着。蝶一邊哭，一邊拍着她。一九三〇，一，九，于清華園

春 痕

馮沉君 女士

今 天

今天到××所，收到你廿五晨的手書。這是我意料中的事。何以意料如此？我也不知道。

你見了我的生命過程中留下的傷痕，心中頗感到不安。其實我現在的生活以之與往日相較，尙如九天之與重淵，從前是河流遇了阻力，現在是河流漸就枯乾。從前是病而呻吟，現在是病而不能呻吟。從前是喜則狂笑，悲則痛哭，現在是欲哭無淚，欲笑無聲。（近來作不成詩，想亦因此。）雖然我行年不過廿多歲，我的精神却銷沈頹廢過於老人。此生已矣，夫復何言！璧君，我相信人之一生有三種階段：第一是不知人生有痛苦。第二是感到苦痛而痛哭，第三是處於現時不能痛哭，生命之流漸漸乾了。境遇好的人或許不至經過第二第三階段，但此種人世間能有幾個，我現在已走到第三階段。你願我的人生觀同你一樣快樂，感謝！感謝！生命同河水一般，誰知道將來如何呢。

我愛同人談話，所以愛同人寫長信，心煩時尤甚，日來家中七事八事，好不煩人。晚上信筆亂塗，字既潦草，話也是信口開河，不願看時，付之于火罷。

一九二六，一二，二七。

我 之

我之所以煩悶灰心者，並不專為我自己的身世。我覺得世間人都是「可憐蟲」，在展轉扎掙下。我為我自己傷心，更為一切人傷心。至於我自己的身世也沒有什麼可說，並且此時也不願說。總之，我雖非文人，而感傷的脾氣却很重。爲了××日刊將××月刊的名稱排錯，我可生四天氣。由此而推，則可生氣之事多矣，如何不煩惱？忙也煩，閒也煩；人家待我壞時我感傷。人家待我好時我也感傷。這樣的脾氣簡直沒有辦法。你的盛意，我自然感謝，並願改正我的壞脾氣。

一九二七，一，三，晚十一時。

今天 b

今天因事到 X X 所，在案得五日晚六日早的手書。這是我意料不到的，因為我猜你日來或在作什麼工夫，不願同人寫信。

六日晚因阿母往汴，益無聊賴，本想寫信給你，因今年尚未接到你的回信，故中止，（這是我的怪脾氣），就是抄的幾首詩現在還未發寄。

濯絳宦詞大略讀了一遍。你愛他的「折我浮名，消他薄命」，我愛他的「倦絮無才著地飛，肯忘却凌空想」。因為世間人若處於「著地飛」的境地而無「凌空想」，並不痛苦。最痛苦的是有「凌空想」而環境偏令他「著地飛」也。此與詩人之「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一樣，言短淺而含意深長。

元旦日我並未出門，在家獨自煩悶呢，我是個好玩的，好說話的，不計算打量的任性人，但是我家人都不然，都沉默而規矩；阿兄性情與我相反，嫂嫂是太太，更不同我玩。而且……還有許多。所以我一到家中，即變為規矩，鎮日裏埋頭用功的人。我常說在學校的

生活，無論教書或讀書，都是詩的，有趣的；家中的生活，無論是大家庭小家庭，都帶幾分散文氣息，板滯意味。熱鬧場中，我委實不愛去，尤其是應酬場中。

北海在我剛回北京時去玩了好幾次，後來天冷，而且見慣了牠的面目，覺得不甚嫵媚秀麗，就不大去了。南京清涼山一帶很好。在日落時行荒山中，意味極悽惋而雋永，如嚼苦茗。不知你會去過否？

二，八。

去 年

去年在金陵，學生們說我「多愁多病」，但是我恨極了。「多病」，我承認。我從小多病，從出外上學後方好些；去年又病了，雖說無甚大病，但一月總要請一兩星期假，否則堂上就說不出話來，氣不接。「多愁」我起初不肯承認，可是近來我自覺確是愛「愁」；往往不干我的事，我亦爲之愁歎竟日。（例如我的表姊在上學時期內生了孩子，她不怎樣急，我却替她發愁）你同情於我，我從心眼內感激，何至說到不願受。

我的母親是意志勝過情感的人。我雖是她跟前的最小的一個，可是她對待我絲毫不嬌養。不過母親終歸是母親，在一處時，有時也感得拘束得人難過，但離開她，也真使人不快。她去後，我兩夜都未睡安，日來方覺好些。

我每日最晚十二時半睡，（坐到十二點時很少），晨七時半起。你大約每夜總至十二時後始就寢罷？霜月極清幽，××園當尤甚。

昨 晚

一，一二晚十時

昨晚臨睡時，曾呵凍給你寫了兩頁信，不意今天出去時再找不到了，只好作罷。假使這封失去之信不在你「計算」之中也就罷了，不然你心上將感到不安寧。其實那兩頁信寫的也淨是閒話，不管牠罷。

寒假定然回家罷？若果覺得家庭生活勝過外面生活的人，自然應該回去；像我這天涯到處都是客的人，自己不願在家，同時也不大贊成人家回家，（其實家人待我何嘗錯，然而我終於感到我是波濤中的萍梗。這種話只可對摯友講，家人聞之當爲寒心。）璧君，說到此處

，我又有些悵惘了！然而我不能將此種悵惘的情感盡量寫出，雖然我知道你不獨不厭棄這些話，還同情於我。我如何能寫得出呢？寫出時，我已不如此凡庸，而是位天才的文學作家，你說你往東走，你的朋友往西走，你本想拉她回來，却終於爲她所拉去。這話是否爲我而發？若然，我真對不起你。不過，璧君，我認爲人之一生總有感到苦悶的日子，而且苦悶也是人生之一方面。悲愁總比精神麻木不仁好。若以歡樂喻甜，悲愁喻苦，我說：吃甜水也好，吃苦水也好，終比喝白開水強。

寫來寫去，終未將我的悵惘的情感寫出來。唉！這種渺如輕烟般的情感如何可移於紙上，請你於「如何可移於紙上」數字中揣度我的悵惘罷！

一，一五夜。

十 四

十四夜信收到。自然這封信是我意中的，但是今天下午我會爲我的小侄所騙。他拿了個空信封，說是我的信。

禮拜四所發的信上說些什麼，此時已記不真。但是我不願你進城時拿那封信來給我看看；

因爲我怕人對我提起我從前對他說的某種話，我怕難爲情。不過你如果真願拿牠來看時，也可以。反正朋友間，玩玩也無大關係。

你家既然人少，此次過「年」，自宜照例回去。我自己是飄零者，然而願意人家的家庭美滿快樂。況且你是回去慣的，此次忽然不回去，家人定更覺寂寞。

我主張朋友間的情感要澆而持久。然而我們的友誼何以發展得如此快，我也不知道，鮮豔的花兒，祝你戰過了一切風霜！

一，一六夜十時。

前 天

前天下午，昨天下午，連發了兩封信，想也快收到了。今晨吃罷飯，在阿兄的案頭拿得十七手書。這信大約是昨晚深夜到的，不然他們定即時送給我了。以後寄信仍寄×院××室何如？（如計算此信在星期五後到城，可寄我家中。）自然我很願快些讀你的覆書，不過此中消息，聰明的璧君當可明白。

今天起的很晚，吃了早飯後梳梳頭已是九點半了。什麼書都未開卷，先來復你的信。

昨晚月色極佳。阿兄忽動雅興，携嫂嫂同我三個人往北海去。至園中並未遇見其他遊人，滿園清景算歸我兄妹三人管領了。在岸上走時，還不覺得如何好；待走到海中冰上面回望五龍亭時，真不知此身仍在人間；徹骨清寒，所謂瓊樓玉宇，清虛之府，殆近之矣，不知兄嫂此時心中作何感想，我在欣賞幽景的時節，心頭仍存個吹不散的人影兒！不過此種清景，我想在璧君並不希奇，住在「水木清華」的所在，「朝暉夕陰」，自然之理想也，領略個差不多。

我雖然一年三百六十天有三百天在愁苦中討生活，然而我仍然讀書。我雖然認定人生沒意思，然而仍努力工作。因為我認為讀書是消磨歲月之一法，所謂「支離其心神」者也。因此，我願你還是如前安心讀書。我希望我的朋友們因我的勸告而較前努力讀書，而不願朋友們受我的影響而愁苦潦倒。

一，一八，早十時。

從 家

從家寫到圖書館，從圖書館回來，再從家到圖書館，由圖書館到××所，答復來信，數

衍來客，晚間還是進了我的墟墓般寂寞而淒清的屋子。對着爐中的火，我只覺是誰在我的靈床前焚化紙錢；案頭的燈就是靈桌上點的晝夜不息用以照徹下泉的燈兒！此時我的身子是在人間，我真有些懷疑了！

前也茫茫，後也茫茫，左右也無不茫茫，問此天涯倦羽，更向何處棲栖？『繞樹三匝，無枝可依』，何意意氣威力陵躐一時的英雄，竟能寫出人間不幸者的漂泊情況！

本星期連發三函，前二函想均收閱。吾性浪漫，悲喜無恆，高興時樂而忘憂，愁苦時憤不欲生；壁君閱後，置之不理可也。

二，一九晚。

這 許

這許是你不高興聽的，信的稱呼上還是較平澹點好些。在我們彼此都了解的，無論如何都沒什麼關係；萬一不了解我們者見及此，定出許多誤會。『禮義之不愆，何恤人言』，然而人言也是很討厭的。『愛如』二字簡短而乾脆，以後請你採用這種稱呼罷。

關於寒假回家的事，我發了十五夜的信後就悔了。我常常有這樣的宏願：我願我的朋友

因同我往來而學問上待人都較從前好，不願他爲了我而冷落別人，尤其家中父母。你家既然人少，還是回去過年好些，我自己是不能教母親爲我快樂而教她爲我煩惱的不幸者，所以極力勸朋友們對待老人好好的，作爲不孝懺悔，你在家中原是快樂的主要人物，現在爲『一個人』而使老人感到從來未有之寂寞，試問這個人何以自安？

兩次手書都說近來不能讀書作文，也是『一個人』心所難安的。我平生不喜歡算盤，同時也討厭『沒星秤』。我不願意爲名利雞鳴而起，同時也不願躲在『象牙塔』裏，實際上大概不問。理想中的入是：遇到該作大人時就作大人，遇到可作小孩子時便作小孩子。我想你所以無心讀書作文，也許出於情之所不能已，那末你可將心沉靜一下。『君子之交淡如水』此言道學氣似乎太重，然而過於鮮濃的食物，終不能多吃久吃。璧君，我竟教訓你起來，真不該，請原諒。話雖如此說，我還要勸璧君幾句。人生得安心讀書的時期，就一般人而論，確是不長，此作學生時代之所以可貴也。璧君拿着一日千里的進步的年歲，有二三大師可借問難質疑，住在『水木清华』的所在，而『每日價……』實是不應該的。再說。在人情感激動之時，雖不宜作純理性的論文，而可以以情感爲原素的文藝。純理性的文字無論何時皆可

做，只要時間精神參考書數用。文藝是生命的象徵，在生命之流不到可翻波瀾的時期，決成不了可觀的東西；縱然勉強成功，也是紙花或噴水池噴的水。勸你靜心讀書或不可能，可否致力於情感抒寫這方面？

一，二〇夜。

我 對

我對詩，主張七絕要風華宕逸，五絕要清警峭拔；前者要如美女簪花，臨鏡笑春；後者要如山中清溪，澄澈見底，其聲泠泠。詩之所以可貴，就在他不是隨時要隨時有的物件。不過詩之大體多成於興會，而詩之字句不妨加意推敲。何如？

今天你說到母親，我真要哭了！此種神情，你當時也許可以看得出來。我不幸同我母親意見根本衝突，雙方均是意志堅強的人，弄得彼此間如隔條大溝渠一般。璧君！璧君！如果你覺得某種事是你的母親所不許的，你趁早別起這倫常間悲劇的底稿，只要此事是可以容忍的。（「迴朕車以後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璧君應記着這句話。）

我與人結交時，最怕的是當初情誼最厚，結果不歡而散。縱然我後來覺得這位朋友同我意見不合，而由我與他割席，但這種傷痕是終身難忘的。話已說至此，璧君明白人可以明白了。這段話便是『鮮艷的花兒』的注腳。

此時心中又覺悽然了！這種花未種好已憂牠不耐風霜的人，只該孤獨一生。

今日

一，二一，晚九時。

今日因昨晚失眠，精神不舒坦極了。雖然照例教小姪女讀唐詩，校閱書記騰的文稿，應酬來看我的客人，但終有日長如年之感。真怪，這樣短的天，還覺得無以排遣！

無聊時輒寫信給朋友。但往往信已寫成，覺得無大意思，不願費他或她的時間來看，即投之爐中。這確也是個排悶的良法。因為在煩悶時寫的信，常常只願自己發牢騷，而不思他人願聽否，甚或使朋友因此而感到不快。

也不知是話多無從說起，或無話可說，寫來寫去，寫些如此無意思的話，停止罷。

快信

一，二三晚。

快信快信不知今晚能收到否？『和淚書』三字令人。『心振蕩而不怡』！何故致此？何故致此？

兩夜不得安眠，心中本極煩亂，又受意外刺激，直覺得天地間無可容身之地，無可信託之人。此時真到欲哭無淚，欲笑無聲的境地。璧君！璧君！精衛銜石填海！我心間的空虛較海尤難填！語言文字到此也用不着了，何言何字可形容出我之傷心與失意！

一，二四晚

當 我

當我接到你的空白信時，我真急得心跳手顫，不知何故璧君傷心如此。讀了今天接到的信，就知你的悲哀半生於誤解。你的種種誤解怕是不明白我的身世。不講罷，璧君以爲我不屑同他講；講罷，『逢人未語已含顰』，『可堪回首問前因』，我已經自己說過了。現在大膽說了些，然而願璧君愛我，閱後將這兩頁信退回。

* * * * *

就我在人生路上的種種經驗論，我此時不該再惹些無謂的煩惱，使他人也爲之『心振蕩而不怡』，然而天又賦我以浪漫的（也可謂多情的）性格。教我不獨在自己的悲劇中做主角，且在人家的悲劇中做配角。所謂『鮮濃的食物不能多吃久吃』者半皆爲我上述身世而發，其他一半則意在『鐵百鍊而後成鋼』，根基淺的花木定易枯萎。璧君請莫再誤會。

璧君以爲我此時不宜再有『荒墟』之嘆，其實我此時若無人理我。眞眞讓我漂零孤獨的活下去也好；無奈母親愛我，朋友愛我，我終日過的是含淚的面上帶着微笑的生活。我如何不悽慘悲傷。

璧君！想到我日來處的境地，看到你這情意深厚的信，我覺得我這個人不應再在人間！我此時消滅了。可以免除多少悲劇！我此時心仍是顫的，身上是冷的！然而我看見你的信，終是要即時回的。

總之，璧君，不明白何以也算有經驗的我，在此兩月內又給他人佈了煩惱的種子。這也只可歸之於緣罷！聽牠去！聽牠去！要想安靜，除非長眠於地下。

今天是小年，堂妹自女師大回來，晚上羣在阿兄房中說笑。七點鐘時候，我因記挂着「一個人」的信未看完，便約堂妹到我房中；兄嫂怕我倆孤寂，又將我倆找去。隣家放爆竹。我此時覺得兄嫂的愛是微溫的，不似母親之熱；更想到今年破例留京的人兒，唉！璧君呵！我們都是夢裏人！我該死！我介紹了「愁」給你！這樣討厭的人兒，也竟拉人陷於不可挽救的痛苦深淵中，造物也太不可解了。又及。

病 仍

病仍未愈，挑燈抄舊稿寄璧君。數詩不記爲何年所作，但此時意氣並未真銷沉，其中厭世語皆所謂「爲賦新詩強說愁」也。璦於七律不惟不能作，亦不喜作，四五年來此調久不彈矣。猶記詠春柳詩有云，「六朝綺夢迷蝴蝶，三月春光怨杜鵑」，頗敏帶自珍，願此稿已欠佚。錄右詩數首，俾璧所輯璦如詩稿中得備一格耳。

今夜不知何故遠處爆竹聲頻頻傳來。璧有句云，「已斷柔魂不耐銷。」愁人聞此，將何以堪！願西郊寂靜，勿俾璧亦聞此聲。

一，三，晚十時許。

廿九夜信收到。昨晚聽見打門的聲音很急，便猜到許是「一個人」的信來了；果然今晨在梳頭時，老媽子將牠送了過來。

病仍未好。今晨天未明即醒，（在無病時，總到七時後方醒，病後便當早醒，今晨尤甚）起來讀了你的信，不知怎的心頭更覺悲傷，精神更覺恍惚。「自憐病體輕如葉，扶上金鞍馬不知」，憔悴的我此時確嘗到此種情味。我梳了頭也不換衣裳，繫了雙破鞋，勉強喝了兩口稀飯，索性大頹廢而特頹廢起來。

雖然我感激你對我的柔情密意，我自己也情不自禁的對於你這種柔情密意微有所表示，然而我的悽絕情懷還是改變不來。我的病我不願診視。一則我已是人生途中的倦旅，很想找個可以停止的機緣，（我沒有自己停止的勇氣）。二則我的病常是來也無端，去也無端，不啻牠，牠也自會好的。唉，前人以「落花」「飛絮」「萍梗」喻身世，看去似是陳套，而在初用者却是種新發明；世間之不幸者，其落魄無定之苦，實與彼數物相類也。

病並不是可詛呪的。牠可使人感到一種超實現世間的滋味。在斜風細雨輕寒惻惻的時節，躺在牀不看着沁人心脾的文藝，聽聽有風趣的富有安慰的熱情的談話，也算享盡人間幽靜而清雅的溫柔。從來文人愛說『愁』『病』，看去似極陳腐，其實不然。我縱不敢說『愁』『病』『閑』是文藝產生的要素，但多少總可說是某種文藝的根莖。我認爲一個人固然要挺起脊背做事，負責任，但世間還要優容一般有閑情逸趣的人，讓他（或她）去『愁』，去『病』，去『閑』。他們能由愁病閑有了偉大的作品以點綴沙漠般的人間固佳，不然亦無不可，謙他們的本身已足破除這冷酷的人間的空氣。這只是我的臆論，我自己是立在圈子外說的，所謂應該被人優容者自然必得有相當的資格。

回憶確是不好，不過不回憶是件不易做到的事。況且縱不回憶，此時所身受者已足使我腸斷魂消，意懶心灰。『鮮豔的花兒』固然願盡心培養，已謝的花兒如何呢？踐踏罷，如何捨得；留住罷，已無可挽救了！一切一切都聽牠去。漫漫的長夜誰知做些什麼夢呢！柔脆的心情，顛連的身世，一切一切都註定我今生應該作人生悲劇的主角。過去的事也不必提牠，也不必不提牠，一切一切都聽其自然。想笑就笑，想哭就哭，由哭不得笑不得的世界又回到

凄然欲絕的世界（這場病就是明證），我不得不感謝你。一，三一，上午十一時。

談 話

談話寫信，我均愛澹澹者；澹則有雋永之意，濃則除激動切急之情感外無餘味矣。世間其他事物，如苦茗之與醇酒，牡丹之與梅花，墨畫之與著色畫，數者相較可見。「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莊生風神令人於千載下生冥想也。璧君聰明，當會此意。一切一切，均須出之鎮定沉靜。我不喜虛偽之道學家，而主張言談要有含蓄。此後我輩均致力學問。

以上皆陰歷丙寅除夕寫。是夕恰寫到「我輩均致力學問」，家人燒辭歲紙，遂作罷。

我雖屢言「每逢佳節也不思親」，然而啼也辛酸笑也辛酸的我，當人家都「樂也融融」之時，其情懷之悽惋也不難想見。爲我而加倍趨於衰老的慈母，與我相約終身爲伴侶的禮君，爲我而入病院的湘子，爲我而破例留京的愛友，以及令人意斷魂銷的往事，……一切一切，都湧上心來。我含淚背燈坐着，痛飲，痛飲。「當人不敢拭淚痕」，我的苦惱成了這句詩。

昨晚十二時就寢後，今晨四時即起身。可憐的堂妹——除却鬢髮已頹的老父外別無親人的堂妹——大約也感到漂流之苦，眉宇間現出無限悽惋的神色。此時我又想到九歲那年在家同堂姊起早過年的情景，替兩個「遇人不淑」的阿姊歎息。此外，昨晚的愁苦依然未因歲改而減少。本是靚妝不御的我，此時心理忽呈變態。我用心用意梳頭，用心用意傅粉，我翻箱倒籠的找新衣，替姪女梳頭插花。

飯後仍然無聊。寶燭生輝，香氣氤氳的屋子，我覺得比冰洞還要冷，便拉着妹妹姪女去玩北海，在北海照了張披斗篷的獨行踽踽的像。我認爲我生命河流中近來加了新成分，這一年來生活必大起變化，但變化而愈痛苦呢，抑改趨歡樂，則不敢定，故攝影以爲紀念。

中飯吃得很晚，因阿兄請客。吃飯後不久就睡，在枕上讀了你三十一夜手書（這信出乎意外的）。起來吃了晚飯，依舊淒然，在阿兄書房踱來踱去。本來不向阿兄發牢騷的，也忍不住說，「一串錢又解開串兒花了一個！唉，要不思議，怎不思議？」（你肯用此二句填「剪梅否？」）本來不露情感的阿兄，也很沈重的應了聲「唉！」此時他同堂妹下棋，我於此道不在行，而且情懷淒絕，幾於看朱成碧，便乘他們不知時，偷偷逃向自己房中來了。



璧君的情懷何如？雖你自己說並不厭棄我介紹給你的『愁』，然而我覺得我這個人終是可詛咒的。『梅將離絕癡情語，贏得劉郎抵死狂』——此是元日試筆斷句。舊夢未醒，又跨入新夢！

二，二夜十時。

目 雲

冒雪視故人病歸，意璧君必有信來；乃遍尋阿兄案頭，僅得不識者之賀年片一張，失望殊甚！今日病幾全愈，然精神仍散漫，不能靜心讀書。

又降雪矣！西園景色何如？冥想今日騎小驢行西山道中，真神儼不啻也。

二，三夜

我 的

我的病承你如此關心，我真十二分的感激。現在病已好了，不要再掛念罷。就事實上說，我的境地也不算如何痛苦。雖然除却已告你者外，還不免有些微其他事件

，然亦非如何了不得的問題。無奈我是個神經有些過敏，多愁多感的人，旁人視爲不相干者，我還爲之大息終日，何況此次所受之刺激，即在胸襟闊大者亦將躊躇徘徊，不知如何是好，就我之感情之易受激動而論，我此次只這樣病已算幸事，已算體質強健。至於將來如何，恐只有上帝知道。

璧君，我總覺得你的情感太興奮了。冷靜一下如何？請你恢復我未「放火」時的狀態如何？我愛淡的，一切我都愛淡的。我愛秋日的玫瑰，尤甚於春日的，我愛蒼茫的清疏的雲兒，我愛著素色的衣服，我愛兩人清談而怕在大庭廣衆中酬酢。所謂淡者並非稀薄及不濃密之極，乃與濃相對待之一種情調，色彩。換句話說，我所謂淡，也許是自淡中提煉出來者，所謂「蘊蘊之極，歸於平淡也」。我們還是彼此推敲所作詩文，或敘述心境，如何？

我在星期二和星期五均吃了早飯便到所值日。但此時我覺着頗怕見你！怕你的炯炯的對人注視的變眸，怕你的咄咄逼人，教人答不得的言語。也許你說我口（我所不喜之字），就爲此。其實，我自信男性很重，絕無某種情態。

二，三，夜九時。

我 原

我原想今天能接到『一個人』的信，因為計算他昨晚方寫信，今晨付郵，自然照例明天早晨到。然而在盼望切急之時，總希望有例外事發生，所以聽見扣門聲便疑是郵差來了，接着便說，「不知今天有我的信否？」堂妹似同我開玩笑說，「有信呀，下午不來，晚下就來了。」不想果真有例外事發生，下午四時許從外邊給嫂嫂打電話回來，就在阿况案頭取得一封信。阿况今天出外一天，我很高興這次信未讓他看見。

愛情的給予不宜太隨便了，（至少說女子不宜如此），太隨便不獨顯得人性格之草率，而且意味便不深厚濃密。淵明詩云，「相見心先醉，不在接杯酒」，我很企慕這種境界。前天遞書及臨別時的事情，我方自恨太無自制的力量了。更進於此者，自然我要拒絕，雖然我不敢說永久拒絕。總之，感情之發展也有一定之程序和步驟，在某人不肯為某種表示時，便是他（或她）的情波尙未能衝破某種理智的堤防。

前途委實茫茫！怎樣好？現在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回車復路，一種是不管將來只管現

在。然而前者如今能行否恐成問題，後者也非安全之策。說到底還是我不好，不該接受你送來的禮物。

你對我的信託心，我感激極了！用愛換來的還是愛（我想那位病友聽見你稱他爲「可愛又可憐的病友」，他也要感激你），用恨換來的還是恨。由你對我的信託心上，我認識了你的的人格。璧，你這番施與不是空的。

二，一三，時夜十時半。

前 晚

前晚未寫信耶？何以今天到此時還無信來？如果不寫信的原因是心靜下努力於工作，那我是極高興的。今晚是元宵心情之悽楚略與除夕同。不過除夕之悽楚爲的事件很多，今晚只是感到時光流轉得太快，「一個人」何故無信而已。總之。我此時見不得他人歡悅的，他們歡悅便襯出我的孤零，因而風吹草動，都能引起我的煩惱，使我悵惘，太息，淚下。晚間阿兄約往北海去，我婉辭謝却。所以如此者，一則我想給「一個人」寫信，二則我覺得歡樂愁苦是一樣的不可勉強製造的，必需情感之波自然掀動；我現在得了這春陰苦若般的情懷，

是要屏人仔細咀嚼咀嚼個中滋味。此時我想縱然「一個人」在傍，我也許告誡他，不要他驚破我這場幻夢，奪去我這杯苦酒。怕的是他在傍時，這杯苦談無從醞釀耳。

二，一六，夜八時五十分。

璦 本

璦本來沒用，而她的事體又似乎較他人為多。自然，自然，又要向愛我的璦訴苦，嚷着疲倦了。璦，人生（也許就只我如此）的象徵是什麼？崎嶇道上負重載的小驢兒！璦，寫至此，我的眼已模糊了。想想世間真意憐惜我的有幾個人！

●吃晚飯時聽兄嫂們說東安門大街死了個拉洋車的。本來拉着車走哩，走着走着，倒地氣絕，後來又說到康某為家庭負擔而拚命教書，竟死於教員休息室內。我聞此，心中酸楚極了，我說，「何必到陰司方有地獄，地獄就在人間！」其實人間地獄何必在啼飢號寒之家，雖寒衣足食而生意如霜後枯草者，亦即地獄中之囚徒。

璦雖不敢以多情自居，然確非薄情的。然而這有什麼好處呢？要完成情的使命，便要犧

牲，因之必需忍受精神上物質上的痛苦。璧，我此時不知何故，不勝落寞之感。我直想哭一場。相傳阮籍行至窮途即痛哭而返，其實何必實際上走到「此路不通」之處，當人感到此身無所寄託時，便是途窮了。

二，二〇，夜十時。

璧 璧

璧，璧，想想你昨天在××所對待我的神氣，簡直像小孩兒向大人要糖菓一般。我真不解何以故我對於璧的愛的給予如此容易，雖然當時我心中不願。璧呀！璧，眼看弄兒愈離愈遠，我們已捲入愛之波濤內了！

二，二六，晚八時三十分。

癡 心

癡心的璧，媛怎能將他忘了，（要知璧固癡矣，媛亦如是。）不過媛總以為此株花兒發育得太快，愛之愈切，則為牠擔心亦愈甚。怎樣辦呢？怎樣辦呢？花兒開得愈鮮豔，愈覺得前途的渺茫！

環之所以自責，實感到她不能蠶藏她的愛，而使她爲她痛苦。她害了她的雙鬢斑白的老母；她害了那不能使她愛而至今猶希望破鏡重圓的財主的兒子；萬一一切障礙打不破，又害了把一切都給她的癡心的璧！璧呀！我不知你何以會愛上她。她是把火，燒了自己，又燒人家！她是隻獸，吃了自己，又吃人家！

唉！璧，如果此時我死了，不過博得愛我者一場血淚，無掛無牽的你，少年英俊的你何愁無個理想的女子相伴終身。我這場纏綿而悲辛的夢何時醒呀！

璧雖男子，雖也活了廿多年，然而璧是不曾嘗過人生的苦味。所以璧見環訴苦，只是愛她而相憐而已，與同病者之相憐究有不同。環不然，精神的痛苦，物質的痛苦，她都受過。所以在壁想她如此愛她，她可高興了，她的春天可來了；其實不然，多愁善感的她，雖看見到鮮豔的花兒不免暫時嫣然，但望望四圍的荆棘，她比未有花時所感到的苦痛更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唉！

你 不

你不歡喜我多愁善感的脾氣，然而我始終不能改除，而且有時我的愁和感還是「一個人」所引起。奈何！奈何！

我也知道有許多話你說時毫無惡意，然而無形中却作了我的愁和感的媒藥。有時我想不必告訴你這些愁和感的來由，然而又覺得對我如此真摯，我不該有些話瞞着不說，而且不說也感到不痛快。

現在又爲什麼而愁而感？璧對我如此計較，同作生意人一般，一絲一毫虧都不肯吃。我禮拜五不爲他請假，他就『有點「謂行多露」』，（其實你若不坐汽車來，我又不安而要阻止了）。璧愛整齊乾淨，他自己整齊乾淨得了：他嫌××室不乾淨，就請勿勞玉趾下降了，何必定要人掃徑接駕。（其實我也嫌那邊聽差孃收拾。）唉！今日如此，他日可知！璧，你愛媛，那是你不知道她有種種不討人歡喜的脾氣。如果你同她共處一月，恐對她就不如此痴了！唉！一切男子對女子所要求者，媛知之詳矣！媛知之詳矣！

璧呀，我深深知道你寫這幾句話時，決無他意如我所猜度者，然而我情不自禁的要愁要感，我此時的心緒如夢如醉，如春陰釀雨。璧縱愛我知我，想也不見得體會到；縱使此時在

旁，我亦惟有默然相對而已！

三，五下午四時。

一〇八

春 陰

春陰漠漠，春寒惻惻，今日天氣大似江南。此種時節，宜小病，宜清談，宜推敲詩句，宜閑行山中，最忌忙碌碌的作教書匠。璧今日何以自遣？大約仍校校桃花扇？

下午從院回來，因門口無車，走了不遠，衣履均微沾濡。然我不以此爲意，我覺得很饒詩趣，雖然我未作成詩。

三，七，晚八時半。

上 禮

上禮拜六一時不高興，對璧使了點小脾氣，過後便將此事忘却。今日接到璧六日信，知我這方面已霧散烟消之時，璧仍在愁暴雨之將至。二十年來過慣天之驕子的生活的璧，對瑗如此低心下氣，她自然很感激，過去的一概不提。

老實說，瑗確有點存心「折磨」璧。她這種「折磨」並非不歡喜他，而是在他面前毫無

顧忌。而且她想她的「折磨」璧尙樂受，則她的「非折磨」璧更樂受。彷彿吃東西一般，先吃壞的，後吃好的，不覺如何難堪，反之則有人所不能受者。我想在那極寵愛璧而又不了解我們這種逗氣玩的人前，我定客客氣氣的待璧。單單對璧，恐怕在極甜的菓餌中要加點辣子。璧怕吃辣子罷？

三，八，下午八時。

看 到

看到璧「無論如何，那怕天倒下來，總要你鎮天陪我」，我不禁微笑。璧，你這句話若在我當面說時，定要同要求……時一樣！璧有些地方也頗老練，就是這些地方賺來我的「淘氣孩子」的稱呼。

三，一七，下午八時二十分

吃 中

吃中飯後，忽瞥見阿兄的案頭有你的來信，也未告訴他，便拿起走了。看了信中「又

及」一段，心中有點不高興；看了「五及」，覺得璧頑皮而又可憐。罵了人家，不許人家生氣；既怕人家生氣，幹麼又要說？總之，璧是驕養慣的人，雖在媛面前竭力捺着性子，然當脾氣上來時，未免有點按不住了。

這個禮拜中，璧的心似乎全未安定，試看這幾天的信，那封信不提及晤談。三兩天來，更像發狂了一般，彷彿這個禮拜若不得見面天便塌了下來。璧，不要如此癡！當你感情略平定，稍加思索時，便知我從來不敢同你說「濃話」的原因。爲了「愛友」二字，教你破例過年不回家；爲了上禮拜見面假你辭色，你這禮拜的情慾幾將理性全部癩毀。小璧，你乖乖的，靜靜的如何？

戀愛在人生中固然重要，但我不願璧爲之顛倒至此。愛之成就決非一日之力，我們的壽命長着呢，留些糖果兒慢慢吃。小璧，乖乖的，別鬧！

三，一八，九時廿分。

今天 c

今天下午的晤談，總算有點成績，心中很暢快。純粹調笑或說些濃密的話，並無何深意

，惟有將情寄在事情內共同工作，方有趣味。熊掌，猩唇，固稱珍品，但必有他味佐之；朋友之相愛，正復如此。璧說我們之能相愛，因於文藝有同嗜，這話至少有八成是對的。「醉翁之意」固「不在酒」，亦不能無「酒」。此後我們晤談必繼續輯宋詞中習語。如每見面一次可輯至百條，到暑假必有可觀。

三，一九，晚九時。

璧 我

璧，我真要哭了！今晚因日間上課上的太多（計五小時），精神疲倦，不能再作用腦的工作，便看創造月刊消遣，不想看了其中所寫的情事，又想到我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璧弟，小璧，請你在紙上的爛斑的淚痕上，認取薄命的璦的悲哀！唉！璧弟！最摯愛的璧弟！怎樣好？蒼茫的暮色已經襲來了，我這個天邊倦羽向何處找歸宿呀！

今天同學生談起前人寫愁字的方法。我說：有以愁與絲並稱者，如李後主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有以之與水並稱者，如歐陽修之「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

水」；有以之與雨並稱者，如秦少游之「無邊絲雨細如愁」；有以之與山並稱者，如朱希真之「將恨海愁山一齊撥碎」；有以之與天並稱者，如辛稼軒之「近來愁似天來大」；有以之與煙並稱者，如姚花之「攪動新愁亂似煙」。璧還記得有他種種寫法否？

瑗此時又高興了，璧不要念她。瑗簡直是個傻孩子。

四，四，夜九時。

就 年

就年齡上說，瑗也是廿餘歲的人，不是什麼小孩；就經驗上說，人情世故也略知一二，但她自己實不解何故對於璧弟的愛情發生得如此快，而且如此濃密。在清醒的時候也覺得自己的行為太浪漫，太把愛情輕易與人；但一看見璧弟的信，或和他晤面時，我又為他的杯中的醇酒所陶醉了！為之奈何！悵惘！微茫！到底該怎樣辦，這「畏首畏尾」，「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應該吃苦!!!

四，七，晚六時半。

璧 弟 a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其實我們一天不接信，也作如是想。說什麼話呢？昨日傍晚方分別。凝想，凝想，凝想璧弟此時在作什麼事。就此停住吧。

五，一五，晚八時五十分。

璧弟 f

璧弟提議以合攝影爲定情之證，我也同意，我倆的戀史就此告一段落。不過提及此，媛又微微的有些傷感。這並不是媛於璧弟有何不滿意處。這同上禮拜六同璧弟偎倚着而啜泣太息的情懷一樣——將此事看得太珍重了！璧弟當能諒我。好夢，好夢，願此夢直做到死！我寧願早些死，只要死在夢裏。

五，一九，晚八時四十分。

十 九

十九的信來，現在就此作覆。看了此信の後段，媛很感動。璧弟如此珍重愛情，是媛所

水」；有以之與雨並稱者，如秦少游之「無邊絲雨細如愁」；有以之與山並稱者，如朱希真之「將恨海愁山一齊接碎」；有以之與天並稱者，如辛稼軒之「近來愁似天來大」；有以之與煙並稱者，如桃花扇之「攪動新愁亂似煙」。璧還記得有他種種寫法否？

〔此時又高興了，璧不要念她。璦簡直是個傻孩子。〕

四，四，夜九時。

就 年

就年齡上說，璦也是廿餘歲的人，不是什麼小孩；就經驗上說，人情世故也略知一二，但她自己實不解何故對於璧弟的愛情發生得如此快，而且如此濃密。在清醒的時候也覺得自己的行爲太浪漫，太把愛情輕易與人；但一看見璧弟的信，或和他晤面時，我又爲他的杯中的醇酒所陶醉了！爲之奈何！悵惘！微茫！到底該怎樣辦，這「畏首畏尾」，「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應該吃苦!!!

四，七，晚六時半。

璧 弟 a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其實我們一天不接信，也作如是想。說什麼話呢？昨日傍晚方分別。凝想，凝想，凝想璧弟此時在作什麼事。就此停住吧。

五，一五，晚八時五十分。

璧弟 f

璧弟提議以合攝影爲定情之證，我也同意，我倆的戀史就此告一段落。不過提及此，瑗又微微的有些傷感。這並不是瑗於璧弟有何不滿意處。這同上禮拜六同璧弟偎倚着而啜泣太息的情懷一樣！將此事看得太珍重了！璧弟當能諒我。好夢，好夢，願此夢直做到死！我寧願早些死，只要死在夢裏。

五，一九，晚八時四十分。

十 九

十九的信來，現在就此作覆。看了此信の後段，瑗很感動。璧弟如此珍重愛情，是瑗當

有知人之明，不會認錯人。璧弟，我們彼此珍重我們的愛情，我們的……不只是我們形骸上的接觸，這是我們的靈魂互相融洽的象徵!!!我們從冒險尋求我們的新大陸。送璧弟去國後，便日夜盼他歸來。但願我倆的愛情經此次久別的鍛鍊而更堅!!!環的淚又盈睫了。

五，二〇，晚十時半。

給 S 妹底信

謝冰瑩 女士

S 妹：

我不敢叫你做親愛的 S 妹了！實際，你已經不是我的妹妹了，你已經做了 L 夫人而具將做孩子的母親了。S 妹，這次相會，真是出乎我意外，我不忍回憶過去，也不願留住現在；我願我在你腦海中消滅，爲什麼還要寫信給我呢？S 妹，請你乾脆地，痛快地忘了我吧，我根本不是你的朋友了！很不客氣地說，你已經沒有資格做我的朋友了；我的朋友，誰像你一樣怯弱，一樣的無能，一樣的墮落呢？唉！我要嚴格地罵你，罵你不該墮落，罵你不該被虛榮的引誘而沉淪於苦海深處。唉！S 妹，你接受我給你的忠告嗎？

一夜的緊抱，使我受的苦痛不少，我早知道假若你見了我，無論在何時何地你總是和以前一樣地熱愛我的。S 妹，唉！S 妹呵，可是我不敢接受你給與我的愛了。我對於你只是像一坐石，一塊冰，我的愛你的熱情，對你的希望，早已消滅了，呵，消滅了，永遠不會再燃了！

S妹，讓我們回憶到過去的一切罷。

我們在女師範時是一對愛情的伴侶，我們的軀殼沒有幾分鐘的分離，我們的靈魂更是緊緊地貼着，一分一秒也未會分離。S妹，那時我們二十餘個同鄉誰不笑我倆是癡子，四百同學誰不說我倆開女師同性戀愛的先範！其實那時我們都是十三四歲的孩子。那裏懂得什麼愛情，『同性戀愛』四個字更不知是什麼意義。我們只知道彼此性情一樣，嗜好相同，我們只互相認識了倆人的心是柔嫩的，忠實的。坦白的，倆人的情感是豐富的，熱烈的，真摯的！倆人的每個細胞之構成是愛情，倆人的志願相同，倆人的目標一樣……於是無形中我們熱烈地愛上了！那時我在學生會擔任職務，認識的朋友頗多，但我始終不會對別人發生愛，奇怪，我們的愛之專一是誰也料想不到的。S妹，你還記得嗎？剛入校的冬天我病了，我患的是發燒和胸痛病，你急的不知暗泣了多少次，你爲我不知就過了不知若干功課。每次的藥是你親自守着煮的，因爲害病的同學太多，王媽一個人總是招呼不了，藥煎乾了的她加水，水太多了的她倒去，從來沒給別人煮一付好藥。因此你怪她不負責，怕她弄這樣的藥來害我，爲了要使我痛速愈，你犧牲一切都可以。S妹，唉？我過去的親愛的S妹，喲！不但藥是

你親自煮好送來的，而每次下藥的糖，（那時我最愛吃大塊的水糖）下粥的榨菜蘿蔔，何嘗不是你上街買來的呢？S妹，你不是好幾次被徐校長爲難嗎？他說你不該偷着出校門買東西，他說你不該爲朋友而犧牲功課，點名不到，他說煮藥有王媽買東西有老陳，你爲什麼要跑去？S妹，你那時的答案是何等慷慨？

「校長，你太不體貼病人了，你太不懂病人的心理了！她在病中性情是急燥的，她喊東西吃就要給她東西吃。學校的校役每天只去買三次，而她怎能等待呢。她想吃，她需要吃，她希望立刻把她所最愛的東西拿來。我們使她達到目的了，她一定感到無上的快樂。假若不能達到她的目的，她於身病之外又加上了心病，那時她更傷心了！更難過了！」S妹，這段話你是如何地懂得病人心理，體貼病人，愛護病人呀！

「至於我犧牲功課嗎？並沒有犧牲什麼，我每天都上了課。筆記，可以借着同學的在星期日抄好，缺席的幾小時英文我將來可以和鳴一起去補習。我陪着鳴在寢室自修，誰說我犧牲了什麼！」

「她是這樣的可憐，年紀輕輕而又沒有家在此地，僅僅只有我，這個相依爲命的朋友，

她的孤獨，她的寂寞，她的病，我不安慰她，陪伴她，還有誰呢？……」

S 妹，這些話都是言先生告訴我的，她是訓育員，她住在校長的對面，她聽到了你和校長的對話，忙跑來安慰我，慶祝我有這樣一位好朋友。S 妹，那時我只私心慶幸，但也常以你爲我犧牲了功課爲憂。

S 妹，那時嘯，你晚上坐在我的床前對着豆大的青油孤燈看書。一看到我翻身，或者呻吟一句，你便馬上放下書倒在我的枕上低聲撫問我。在未搖點名鈴就寢時，你總不敢脫衣睡下，爲的怕別人笑我們『情癡』睡下後你緊緊地抱住我，我的胸痛只要你細軟而溫熱的手撫摸幾下我便不痛了，便安然睡着了。S 妹，你雖然比我要小幾個月，可是你的身體要比我高大，那時我被抱在你的腋下，我倒在你的溫暖的懷中，我像孩子睡在母親的懷裏般的感到無限溫情，甜蜜，快樂，慰安。唉！S 妹嘯！昨晚又這樣被你抱住了！緊緊抱住使我呼吸感到困難。我恨你，恨你不該在我睡着時將我抱住，正像抱住那田野蠻殘暴無人性的「他」一般。唉！S 妹，讓我們再回憶到過去吧！唉！過去！過去！在那時是何等幸福，現在是怎樣傷心嘯！

璧弟把一切交付媛，媛除了歡喜感激外，還說什麼。媛對璧弟的情，此時彷彿到了湧潮山崩，不可自止之時。她愛璧，愛璧，一天一天的積至無窮。說到此處，媛心中又有些悽然。我願這場夢，安安全全做到終身，別再遇見使我不能不醒的事件。至於我的將來，我自己也無甚確定的主張。反正作人難，不被燒着，就被盪着，不管牠，過一天是一天，花兒到必須結果時，就由牠去。花兒不是爲結果開的，然也不能爲怕結果不開花。不過遇見了媛也是璧的不幸。尤其是他的家人的不幸。璧弟！懦弱的媛是命該受苦的！怎樣說？我說不來，請你於文字外體會吧。璧弟！小璧！……

四，十，晚九時一刻。

我 固

我固然不絕對相信世間有純粹精神的男女之愛，但我之愛璧，我念及璧時，絕未曾照他那樣想法！我只想他言談時的伶俐，間或帶天真的情態。不知怎的，我理想中的璧弟，總是個會體貼人的聰明伶俐的大孩子，男子們種種惹人厭的事他都不懂，他愛我同弟弟愛姊姊一般。喂！小璧，小弟弟，你依照我的理想作去吧！

寄來的杏花片壓得頗好玩。我雖不能養花，但極愛花。前年在××大學住，見天晨起往花園中看西風裏帶着白露的玫瑰！秋花如靜女，春紅如麗妹；後者令人豔羨，前者令人憐惜。

四，一二，晚七時五十分。

傍 晚

傍晚歸來，阿逸阿遠都來我房中玩。遠拿條尺打逸，她就大哭。遠之打她，半出於無心，因之見她大哭，遂不知所措，拉着逸的衣服叫「姐姐！」給她作揖。這種情景，使我想及璧每次逗瑗生氣後的樣兒。怎樣好，璧弟？近來凡接於我目者，皆能令我憶及他！

所謂令我不得醒的事件，請璧弟原諒我這樣想，是我倆中間有一人（不論是瑗是璧）發現對方與自己性情不投合的地方。璧弟，瑗弟，瑗是受過痛苦的，所以瑗想到將來總不似璧之樂觀。唉！一次的痛苦已够受了，何堪二次，祝上帝令我這次夢做到死！——其實璧弟那方面都比瑗好，瑗所慮實是多餘，而且無端疑人是不應該的。璧弟，小璧，好弟弟，你原諒我如此想！瑗此時想哭一場，但又哭不出來，而且她不願一個人哭。

弟弟，怎樣好？環心中總不暢快。她覺得人活着沒有意思極了！乾燥無味的生活！可惡的天如此長，到了六點還有太陽！明天又要上課，

應酬話！璧弟，璧弟，……（不許胡扯）

四，一四，晚八時五十分。

璧弟 b

璧弟確是刁鑽，太聰明。他想問環什麼，他並不直說，慣用旁敲側擊之法。其實環雖笨，璧弟的心眼兒她已猜透。她有她的對付的方法：想答復他時，只裝做不知他的意思把話說完了；不想答復時（覺得他的話太瘋），就不理。

在戀愛的過程中，確是鬻肉交戰。人終是人，故一方企圖着天般高遠的理想！靈，一方又擺脫不了現實！肉。眼望天國，身羈地獄：這種掙扎，便是人之一生。

四，一五，晚八時二十分。

我也

我也不解何以愛璧弟如此。璧弟是美酒，瑗是劉伶。故雖曾想過不要如此縱酒，然而見有了酒終要痛飲至於頹然醉倒。璧弟，我們的愛情發展得如此快，到底該怎樣？瑗並非不信任璧弟，但是瑗此時將一切付交璧了，她又覺得前途之微茫。至於爲什麼微茫，這是我們所常討論的，璧弟當可明白。上次問璧『成竹在胸』作何解，尙故置之不理？璧弟，刁鑽的璧弟，瑗的癡情你已贏得了，請以後別賣弄聰明，說那『旁敲側擊』的話。

璧打聽入大學院的手續，想不久要往遠地去了。瑗對璧的態度，不知何故，和她平日對待他人者異。她本是很慷慨的，然而她現在呢，却覺得離別的滋味極爲辛酸。話雖如此說，璧弟暑假非回家不可，不然太對不住你的老人了，何苦爲瑗顛倒至此。

璧弟。

璧弟的脾氣細想起來滿有意思。例如他那封信空了一張半的信，明明是氣話，偏上頭注着說不是氣話。其實他的氣已充滿於字句之外。若當說這些話時，我可想像他的神氣：眼淚在眶內直是轉，直是看着桌子，說，『好罷，謝謝你！』璧弟待瑗自然是『情至義盡』，

只有一樣，他愛說反話。璧弟，是不是？

四，一七，晚八時二十分。

不 知

不知何故我同璧弟竟如此難分難捨。聞得璧弟要往外國便悵惘。愁及將來之微茫是悵惘！璧弟說，『我們要有始有終。』是呀，我們要有始有終。但是可怕的是分離，難免的是阻礙，又誰知將來此花到底結何果？璧弟，璧弟，我此時覺得心搖搖如懸旌，不僅因精神頹廢而狂跳已也。我此時也不必說對於璧弟的心如何，由我一切任他的地方，聰明的他也可以猜知。但誰知這是不是冒險呢！

四，一八，晚八時十一分。

晚 飯

晚飯後，借口向嫂嫂書桌上尋三國演義教小姪女看，在她的桌上翻出來我渴望的物件——璧弟的信。信雖收到了，而我的心反酸溜溜的。也不知是喜，是怨，是恨，總之爲璧弟信中所含蓄的熱情感動而已。璧弟，璧弟，璧弟太癡了！

璧弟，我此時頗想同你偎倚着哭一場，熱淚在我眼中直轉。璧弟，瑗是癡人，不是薄命人。別人以爲她是得意人，那知她是傷心人。璧弟，瑗並未想『八面玲瓏』，但願這場夢做到底，璧對瑗的心始終如一！

璧弟，璧弟到外國去不去，雖未定；去了，雖終必歸來，然而這種離別的滋味，一想到已令瑗黯然魂消，何須身經其境！不變呀！不變呀！茫茫的天呀！不可知將來！可怕的將來!!!

四，二〇，晚八時十分和淚書。

璧弟 d

璧弟問我關於別號的謬想，可惜得很，我此時已記不起（不騙璧弟）。但也記得一點兒便是我所想者，同璧弟所想者全異。我只想到我們同讀書，相調笑的情致。瑗的性情是這樣一方企慕閑靜清淡的生活；一方要盡點兒做人的義務——直接或間接對社會有些小的貢獻。這兩方面並非根本不相容，但難得兼而有之。本世間最難得的清福是：同知心合意的人兒讀讀古今奇文，看看行雲流水，春花秋月；而且在另一方面又不是依賴他人，作人類的寄生蟲。

筆太笨了，說不明白，總明的阿璧，自能體會到媛的心坎上去。

我倆都不是怎樣塗糊的人，又不是小孩，自然不會將此晤面時的表示作等閒看。在此雙方的愛情愈趨愈密，彼此的態度亦趨於嚴重的時節，璧弟所說的話是應有而且必須有的。璧弟，愛情是同心理學上講的注意一般，深與廣是不能並容的。我用最誠懇的態度表示我對於所說的話完全同意。

四，二一，晚八時半。

說 起

說起花來，就有話說了。就我所見過的花中，我以謂花中之最香者當數蘭與玫瑰。（香乃花之神韻，色乃花之體態。故取人以美而韻者爲上品，名花必香色俱佳。）蘭之香清遠，玫瑰則甜美。蘭如高士，玫瑰如好女。蘭花未收藏過，不知乾後如何；玫瑰則花殘而香不減。（媛有『花殘香猶在』之句。）溫君曾集玫瑰殘瓣爲我作枕心，入夜則甜香沁人夢魂。前年在南京，每日晨起早飯前，必往花園中看玫瑰。春日玫瑰如美人之妙年，嚴妝；秋日的玫瑰則如美人之遲暮，病起。樹中，媛愛松，柏，梧桐，楊柳。花中，媛愛菊（白的），蘭，

玫瑰，荷花。樹與花之間者愛芭蕉。

所謂「老練」者，即「溫存」的反面。其實璧對待璦並非不「溫存」，體貼，無奈璦此時對他的心太癡了，對於他未免有責備賢者之意。璦是這樣的人：對於普通男友，決不顯露絲毫要人憐惜的情態，最好要比他們還練達些；對於她所愛而又摯愛她者，則所要求的憐惜奢極了。璦認為人生只有在兩種人面前可「撒嬌」，可要求他們憐惜：一是母親，一是情人。其實撒嬌媚人的情態，男性也儘有，不限於女性，如上禮拜一在××處，璧弟向璦賠罪，拿手絹拭淚時那剎那間的情態。

四，二六，晚八時廿分。

從 昨

從昨日下午起，便感到不舒服，但爲要發信給璧之故，下午仍出去上課。在外邊鬼混了一陣回來，即躺在床上看書，不久便昏昏睡去，醒來已六時了。其實也無何顯著的病徵，精神頹靡，心煩悶而已。癩呀，話癩說，書癩看，衣服癩換，鞋不白了也癩擦！唉！璧弟，璦此時真感到無熱情的慰藉的痛苦！人生最苦痛的是把人間的關係都看穿了。阿兄夫婦對我未

嘗不好，然所謂微溫者也。世間最能體貼我們的人，母親，情人！璧弟呀！璧弟！

璧弟說，到不得已時，定陪阿瑗獨身一世，阿瑗應如何感謝他的深情！不過從良心上講，瑗不願他如此。璧不願傷我母之心，瑗何忍傷你父母之心。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又要彼此愛我們的老人。璧弟，萬一到那時，願璧弟別固執。璧弟，又親又愛的璧弟，瑗又珠淚盈眶了！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那更堪刀俎即其慈母，魚肉即其愛女？最痛心者，「魚肉」而外，尙有連帶而犧牲終身幸福者！

四，二八，晚七時廿分。

尤 桐

尤桐西堂雜俎九五枝譚云：「柳下惠坐懷不亂；阮嗣宗醉眠隣婦側，其夫察之，終無他意。人謂不好色者無如二子。然旣坐懷矣，何必亂；旣醉眠矣，何必有他意。」「含喜微笑，竊視流盼，玉釵掛冠，羅袖拂衣；色中佳趣，有過於此者乎？蓋好之深者，以微詞相感動，精神相依憑；必薦枕而成親，待宛頸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此言可爲九歌「滿堂兮美

人，忽獨與余目成」二句的注脚；乃知我們的理想境界，前人已道過了。

木香花雖嬌嫩，可是供養她時，我也不怕麻煩。我雖懶，而於所愛者，可爲之奔走服勞，供養於心坎上也。松柏之可愛處，就在其蒼老。蒼老，嬌艷，同爲美中之一體，豈何厚彼而薄此？

四，三〇，晚八時五十分。

下 午

下午到公園去，見海棠已盡謝，連殘蕊都無從尋覓，牡丹亦多開者，不禁有玉茗「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之感。「辜負了海棠時候」，這個斷句竟於不知不覺間從口中溜出。久不出門，覺園中春色濃豔之至，阿瑗此時的心情，善體貼瑗的璧弟當可知之。「亭前春逐紅英盡」，願我們生命的春光，別同我今年一樣的等閒拋撇！對蘭珊花事，斜陽芳草，都成惆悵！

五，一，晚九時。

讀了五月一日的來信，不禁悽然！從吃中飯前到此時，心中不住狂跳。唉！不知素日以慷慨自許的環，何以現在變得如此怕離別！

結合的遲早有什麼關係，我會同你說過，我是不喜進家庭的。「昔如環，昔昔都成瑛。」我所傷心的是：未曾「成環」，便永久「成瑛」了。環對於世故人情也知道些了，一切道理自覺看的很明白，此時於璧弟還有什麼話說。一切由你！一切由你！！一切由你!!!靜候你遠遊歸來，我們重見。

今天下午，本打算寫點東西，心亂如此，能寫嗎？唉！璧弟，璧弟，環的又親又愛的璧弟！……

五，三，下午二時。

環 怕

環怕璧弟抵抗不了新愛情的誘惑，璧弟怕環屈服外界的壓力；因此我會和淚寫信，璧弟在××室少候一會兒也淚下如雨，有歸國後「佳人已屬□□□□」之嘆。璧弟，我們倆原來一般的癡！只要璧弟的心始終不渝，（璧弟自然不變！）無論走到那裏，都念着國內飄泊流離

(不知者以為環有母兄可依，但環自覺她是飄泊者)的，薄命的環，環爲他拚命抵抗外力。
璧弟！璧弟！！環終生相依的璧弟!!!三年過起來也很快，我送了璧弟，便日夜引領望他歸來！
璧弟望你在念及你的倚閭的雙親之外，也念及「一日思君十二時」的阿環！

五，九，九時

璧 弟 e

璧弟此時，無論如何，不再說環態度灰色罷？環此後的生命全在你手中，她的身和心完全爲你所有。唉！「始亂之而終棄之」，此千古女子的傷心語；我們固未及亂，然人之傷心又何必在亂而被棄。璧弟！璧弟！又親又愛的璧弟！掌握我的生命的璧弟，今天怎不是「廿四」我們的紀念日！比較接吻，稱「愛友」如何？

五，一五，晚九時二十分。

我們每次遊街總是一對，每次出外××總是一組，每次聽講總是坐在一凳，總之春夏秋冬，白天夜裏，我們從沒有一刻的分離，S妹喲！我們的柔情是這樣如膠如漆，結合在一塊，我們的兩顆心是這樣攪和成了一顆。我們的愛超過了世界的一切，我們，只有我們才是愛之驕子呵！

在學力上，雖然你比我稍差，但是你究竟是聰明絕頂的人，你富有的天才，究竟因了豐富的熱情，而能創造出很深刻的文學。你和L君發生戀愛時，我並不覺得希奇，並不覺得難過，並不會像一般人所說的吃什麼醋。那時我更快樂，因為L的文學使我們欽佩，他的為人誠實，更是我們最欽佩的！我知道你們發生了愛的關係時，我很喜歡，因為我相信你愛他對於我是沒有妨礙的。S妹，那時你不是和未認識L一般的熱愛我，晚上緊抱着我睡嗎？

S妹，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你爲了去看衰老的父母，我去看愛我的哥哥，我們一同搭輪到Y埠，還在嫂嫂那裏同住了幾天，臨別時你設了些什麼，你還記得嗎？唉！唉！那時的一切我不忍多寫了！那樣的癡情還寫出來幹什麼？S妹，我應該慢慢地敘述我思想的變遷，以及和你脫離的原因出來。

一九二六的四月是Y軍摧殘C城的時候，那時民衆受害不淺而尤以我們學生爲甚。因爲他一口咬住凡是C城的學生都是X×的健將，因此他見學生就殺，見校就搶，你當然記夏教務長的被刺，和王，張，李，……君等的受傷。我們被圍，被打的情形你雖然因回家沒有親自見到，可是你總早已聽到了這種種的惡耗吧？S妹，那時你還過着很甜密的愛情生活，聽說你每星期都去一師看L你們時常到麓山，X公園等地方去遊，你們的愛已經跟着時光增進了。

這時你還是對我一樣，你寫信來羨慕我和哥哥山居的樂趣，但我知道你對我的情無論如何要冷淡一些了。你的心也不是整個屬於我的了！許多同學都笑我的愛人被L搶去，我是失戀的人，但是我並不感覺到我是在過着「失戀」的生活。因爲我知道你絕對不會拋棄我，我在你心目中以前是唯一的朋友，現在總還不致於忘諸腦後？而況你常把我當做Angel看待的啊！S妹。我知道你絕對不會完全拋棄我，但是你的整個的心已不是我的所有了！這，也沒什麼要緊，因爲此時我的情感根本不像以前的癡了。我的理智漸漸地站到支配情感的地位來了，這時我正在過着改革思想的生活。

那時三哥是通俗日報的編輯，這報專給一般工農及識字不多的民衆看的，所以文字很淺。我在副刊上常投些描寫工農所受的痛苦這類的稿。你那時，聽說，除了寫情書而外連報都不高興看，何況要你寫文章？

武漢克復了！多麼壯烈熱鬧的慶祝大會呀！在這三四天中，我忙個不亦樂乎。除了做歌寫文章外，還擔任慶祝大會的糾察。我每晚總是到十二點才返校，你那時却正在做着甜美的愛之夢呢。

S妹，那時我已沒同你在一塊，因為我去麓山後你又新交了一位廖女士，她是幫助你找到L的，自然她是你的恩人，你應該以對我的愛來愛她，正如愛L一般。

我很傷心，S妹，這時我知道我倆快要分離了。每次我見到你和廖手挽着手並肩走着時，我便低下頭來嘆氣，我絕對不是嫉妬她，憐惜我，而實在是傷心你爲什麼不和我『同道而行！』

轟轟烈烈，闖動全國，全世界的××校招考了，我爲了想受點軍事的訓練，將來好實際

參加工作。同時師範畢業在即，將來能否入大學尙是問題，而且照看到畢業後我的危運，我的末日就在眼前。所以我決志投筆從戎，因此我去報名了！那時我還想邀你同去，不料你却先跑來告訴我：『鳴姊，我沒有學力投考××，但是我已決定去當看護，昨天報好了名，後天就去考，取錄了，馬上去湖北南湖……』。

當我聽到這消息時，S妹，你想我是何等歡喜！我深悔不早約你預備功課，以便一同投考××，我深悔不該誤會你，將你當做了什麼事都不做的人，除了談愛情以外，S妹，這時我微笑了！我微笑你的前途，將來一定是偉大的，光明的，你能够犧牲學校生活去過着勞苦的看護生活，我欽佩你，欽佩你的精神！S妹，那時我對你熱情又燃燒起來了，我想，只要你在武昌，我一定可以常和你見面，而且我要以自己所學盡衷地貢獻給你，使我和你一同走上奮鬥之路。我又常常幻想，假若我病了或者打傷了時，一定要來南湖養病。S妹，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到南湖來嗎？……雖然那時還有伯伯和本本在，但我所需要的看護是你。S妹，倘若你能像在女師一般的看護我，即使病倒一生我也願意。說這句話，你不以為我太癡嗎？其實你還要癡呵，我的S妹。不！你已經不是我的S妹了！

那是一天的下午，你獨自從南湖跑來，我正在高陞旅館的門口買甘蔗，見到了你，喜得我手舞足蹈。我多買了兩根連忙挽着你飛也似的跑上樓來。那時P姊正在寫信，她見我倆來了，帶着滑稽的口吻說：『好一對活潑的愛人！』我正伸出手去打她，你忽然往鋪上一倒慘然地說：『鳴姊，我是特來向你辭行的，因為醫院生活太苦，明天要回C城去了。』

當我聽到這三句話時，我像晴天闖下一聲霹靂，我呆住了，甘蔗從左手滑在地板上……『爲什麼你不能忍耐呢？你：：你不是下了決心才來投考的嗎？你不是說什麼苦都能吃嗎？你現在進去一星期還不到，就要請假，你對得起自己嗎？對得住載着你來的火車嗎？』說到最後一句，P姊笑了，你却很難爲情似的說：

『不能請假，我決計開小差！』

『唉！開小差嗎？東西呢？』這時我更恨起你來了！……

『不要了！』雖然你鼓着勇氣吐出了這三個你最難吐的字，你的兩眼却已經充滿了晶瑩的淚珠，我怕使你太傷心，因此也只好默坐在你的身邊，忍着氣不做聲，一直等到天黑了，

T姐從外面回來，我們睡在一床才慢慢地討論你的問題。

費了兩天兩晚的工夫，把我所有的話都說完了，但是總說不回你箭一般的歸心。S妹啣那時我是第二次的對你失望，一直到現在還不能換過來！想到這裏，我傷心了！爲你而傷心了！

你上火車，我并未像T姊一般殷勤地送你，除了勉強的點一點頭，不能自主的手讓你緊握一下以外，我什麼都沒有表示。S妹啣，那樣的一別，誰知就是三年！在這三年當中，你說沒有一分鐘不念着我，可惜無情的我，却沒有一個時候是念着你的。唉！S妹，你將何以處罰我？……

「姊妹：你在女師的朋友薛女士已與康師長結婚，S也做了莫的第二太太，現與T一同住在上海。她們是與你不對的，你可不去找她，免得惹出許多煩惱……（下略）」

S妹，當我看了哥哥給我的信說到你們的事這一段時，我不能往下看了，我的頭在壁上撲了兩下，腦壳也被拳頭打痛了！

「唉！爲什麼，到底她們爲什麼。這樣墮落呢？……」

除了這幾個字外，我再也說不出旁的話來了。

S 妹，我過去親愛的 S 妹喲！你爲什麼和他同居？你爲什麼要去做軍官的姨太太？你，你爲什麼愛上他的？他是個怎樣的人你認清楚了嗎？S 妹，我想不到你一生的結果是如此！

薛和康的事，我在丑省時就早聽說過了，雖然聽到不少關於謗毀他們的話，但我覺得沒有多大關係；因爲康是懂得愛情的人，他的一切決不能和「你的」莫來比，而他對他家裏的小脚妻子也處理得很好，因此他並沒有怎樣做舊社會的叛徒。但是我對薛仍是不滿意，萬分的不滿意。因爲聽說她自從嫁與康後，住的是五層洋樓，吃的是珍饈海味，穿的是綢緞羅緞，還有左右呼喚的勤務兵，女僕，還有每天的叉麻將，看影戲，吃西餐……她不但不求學，不做事，而且已成了一個巴黎化的中國貴婦人。當我聽到這些消息時，我也會爲她流過不少無價值的羞恨之淚，但是沒有像聽到你……你和「你的」莫結婚消息時的憤恨，傷心，難過……

唉！S 妹，你到底愛了他的什麼呢？「才」嗎？除了打手鎗而外，甚麼也不會。「學」嗎？一封中文信都寫不通。「貌」嗎？長而且瘦像猴子一般，凶惡的兩眼，老虎似的面孔，令人一見魂飛，這且不管。你愛他的「愛情」嗎？啊，S 妹，他的一切你難道不知道——完

全不知道嗎？他除了多找幾個漂亮而肥胖的妙齡女郎發洩他的獸慾外，那裏懂得什麼是愛情？S妹，我從前親愛的S妹喲！你試想想看，想想一九二一年的春天他在C城發生對T——現在與你同住的T——的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看：

那時他正從黃浦畢業出來，特地跑來C城看T。他住在戲子橋的H旅館裏，T每天課畢去找他，他也常到學校來『回步。』

不幸的事，就在他來校的第三次發生了。原來T會莫的這天恰好F也在會她的同鄉，F的媚眼是多麼迷人，妖態是多麼婀娜，尤其那像豆腐漿盪着的肌肉，令人一見魂消，她是T的朋友，當她介紹F給莫認識底時候，他已將她整個的肉影吸收去了。F也被他的黃呢制服漆皮裹腿，玳瑁眼鏡，皮包，皮鞭，還有佩在胸前閃閃發光的金色徽章，一開口露出的四顆金牙，與左手上的戒指，金錶……牽住她野馬般的淫情了。於是幾天之內，她便死愛着她，僅僅只有一顆心愛着她的湘——那時他正肄業上海大學——忽然改變態度了，無論湘是怎樣美也敵不過有錢的軍官。起初假作有病和他斷絕通信，繼而故意說湘與她思想不合而解除婚約，S妹：不到半年工夫的，湘不是爲了她餓着跑回家去而病死在瀟湘道上嗎？這一段傷心慘

事想我們一時不會忘記吧？

這是她的情形，還有，莫呢？

他會着F的第二天就強迫T將F找來且旅館玩，T那時就知道事情弄糟了，但她不敢違背他的「命令。」真的馬上去請了她來。從此日夜過從，「我愛，你愛，」就鬧得倆人的情如膠似漆了。

S妹，想必你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吧？不到一個星期他們發生肉的關係了，這時莫已把T看成了眼中釘，他逼迫T與他離婚，定三月八日與F訂婚了。那時T氣個死去活來，問他有什麼理由離婚，他惡狠狠地說：

「媽的B，離婚結婚絕對自由，難道要什麼理由嗎？我可憐你，同時尊重F所以不一夫多妻。現在給你兩百塊，你快滾你娘的蛋吧！」

S妹，你該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吧？當T聽到這句摧斷肝腸的話時，她暈倒在旅館了！車子拖着她回校來，門房叫我們去扶她上床時，她完全沒有脈搏了。S妹，那時你不是急得幾乎哭了起來，連叫徐校長請醫生打針的事都不能做了嗎？T醒了時，口裏只護着：「天殺的

「呵，何以這樣……沒……沒良心，八年的夫妻，一旦……被……這們……娼妓拆散……拆散我……還不要緊，只是……那……那……娼婆不……不應幫助那……天殺的他來罵我……罵不該反對離婚……天呵，我想不到他是個這樣沒良心的人……」我們整晚陪着她沒睡第二天也犧牲整天的課陪着她。晚上我們仍然沒睡到三四小時，因為待她睡了之後，我們就討論對付莫的辦法。第三天，T能起床了，她一定要和莫去拚個死活，我們唯恐她受危，所以要的妹妹涓涓回去，誰知道莫對她的態度更凶，刺刀已從腰間抽出，而且刺傷她的腰部了！他除了要T即刻離婚外，還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他和F結婚的消息，這秘密要T保守到他倆離開C城為止。

下午T和涓涓回來了，T的兩眼已腫，面如死灰，涓涓也駭得呆若木雞，經我們許久很嚴格的盤問，她才將一切情形細述出來。我個聽了，馬上開H縣旅省學友會，討論對莫的辦法。那時我們有主張馬上槍斃他的，也有要將他和F一同拘留在警察所，待我們開了旅省學友會，（男女一起的）打了電回縣的父老以後，才查辦的。你，唉！S妹喲，你便是舉手贊成槍斃的第一個，現在爲什麼要做該槍斃者的姨太太呢？

再過兩天他帶着勤務兵靜悄悄地跑了，這完全是我們兩天的同鄉會趕走他的。大概因無路費，又加之那時軍人不許挈眷的關係，所以F留下沒有帶去，她回校那天，「開除學籍」的牌已高高掛在辦公室的門首了。

親愛的S妹，一切的一切你該還很清楚地記憶着吧？我想你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時，唉！那時，你是何等爲T不平，你說莫是個畜生，是個蹂躪女性的罪魁……我們除了替T復仇雪恨外，還要爲社會除此蠱賊，因此非槍決他不可！你口口聲聲罵他是侮辱女子沒有人性的畜生！唉？你現在爲什麼，你爲什麼要抱着畜生睡在一床呢？

S妹，他是個甚麼人，由我提醒你的這段迴憶中，你一定知道他的一切了。那麼爲甚麼你愛他呢？S妹，我知道了！我完全知道了！你不是明明告訴我：「叔母死了之後，叔父和弟弟都家去了，麗姐的家境也不好，學校不能住了，那時我想借錢回家就遇着T姊從家來，他要去F省去找莫，并說莫怕了她的父親，她父親曾經做過好幾次知縣，是一縣頂頂有名的紳士）所以現在不敢提及離婚。她要去找他，正缺少同伴，因此要我同去，我真的同去了，不料一到，他就要我們三人同睡，從此……」S妹，你的墮落生涯從此開始了！你喪失了你

的青春，喪失的前途，喪失了你的生命，從此你過着非人的生活了！你不是對我說過嗎？「自從到F省後，他不願我們做事也不願我們讀書，他說女子生來就是做人家妻子，替人家生兒子的。你們只要我每天有飯給你們吃，有衣給你們穿，有房子給你們住，你們還有什麼話說，你們只要像羔羊鴿子一般的服從我，我絕對不會使你們受苦的……」S妹，你還在滔滔不息地繼續敘述，但我已經氣破肚皮了！唉！S妹，你知道他把你們當做什麼看待嗎？在他的眼中，你們不是人，絕對不是人，只是一個人面獸身的豬，或者一條牛，甚至他不需要你們底時候會把你們比牛馬都不如的看待。唉！S妹，你不是說一點自由都被剝奪殆盡？你不是說除了他帶你們出外玩兩次而外，從沒有出過房門一步嗎？你不是說他到一處有一處的妓女倒在他的懷裏叫「親哥哥，愛哥哥」嗎？你不是說他在F省有兩個經常妓女，一刻也不能離的妓女死死地纏着他嗎？你不是說四年前在C城「大鬧天宮」的F又到了N京來找他了嗎？你不是說他還是像從前一般的凶惡，動不動就要拳打腳踏你嗎？更傷心的，使我聽了流淚的，是你最後的幾句話：

「嗚，我害死了在C城的L，他是我一生第一次愛的一個人。爲了叔母不讓我和僅有一顆

心的他結婚，他回家不到半年就吐血死了！後來濟靈做了我第一的愛人，他至今還在熱烈地愛着我，但是莫不讓我和他通信，他說，如果發現我和濟靈在什麼地方一塊走時，他一定要用手槍打死我們。唉！鳴呵，我愛的鳴呵，我現在過的不是人的生活，我已經失掉了人的意義了！現在腹中又有了這個孽種，叫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唉！鳴！我至愛的鳴！你想我今生怎麼結束！……」

S妹，唉！從前我親愛的S妹！當你痛哭著淚泉濕透了我的全胸時，我也陪着你下淚了！唉！爲什麼，爲什麼你到這地步呢？S妹，你僅僅只是爲了沒有幾個錢，維持你的生命，於是就弄到這樣的結果，S妹！這是誰的罪？……

當然，萬惡的經濟奪去了你整個的，新鮮的，幸福的，有希望的生命，她就是你的致命傷！但是S妹，你的不能吃苦，不能忍耐，意志薄弱，思想動搖……也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當你在南湖的時候，爲什麼別人都能吃苦，而你不能？聽說那裏的待遇很好，工作並不忙碌，比起我們當兵打仗的生活來，你們是何等享福呀！

既回到了學校，爲什麼不下決心努力學業？以你真摯熱烈的情感，幽閒貞靜的性情，和

諱可親的態度，柔嫩慈愛的赤心，你正好爲幼稚園的保姆，小學校的教師，這些工作本來是師範生應該做的，而你因爲不努力的原故，所以畢業後也找不到相當的位置。

S 妹喲！兩次失敗了，爲什麼還不想辦法謀生。你和清華那樣熱烈地愛上了，爲什麼不共同努力找一條出路？O城的工廠你難道不可去嗎？你的姊姊難道一個月幾塊錢都不能供給你嗎？而且你若去學打襪子，一個月可學會，起初沒有資本購買機器，你可替別人幫忙，每月至少可得工資十四元，那麼，生活問題解決了，爲什麼還向F地跑呢？唉！S 妹，你太沒有用了！不倚賴軍官，你就不能生存。奇怪，S 妹，你爲什麼不瞭解愛情的清華餓死荒郊，或乞食道上，而與這完全獸性的軍官共生死呢？……唉！

親愛的，我過去的S 妹喲，你要我常去你家玩，我雖答應，但從未來過，忘記了是那天下午，我同曼曼爲了朋友光光的事而來找你問一位同鄉的住址，那時恰遇着「你的」莫在家，他起初不理我們，後來經了幾次的介紹他才進來，他抱着T的女孩很驕傲地說：「這是我三年來所盼望着的寶貝，還有一個，不久就要出世了。」說時他指着大腹便便的你狂笑，你

低下頭，像是嬌羞滴滴，我馬上轉過臉去，咬着牙根深緊的喘了口氣，這時只有曼曼知道我的心事，因為關於你的一切，我曾經都對他說了的。唉！S妹，你已經做了造兒女的機器了，你的潔白的身體已經被他蹂躪得不成樣子了，你的櫻桃似的小嘴，胭脂似的紅唇，永沒有資格來和我親吻了！你！你，可憐而可恨的你喲，已經這般壞了我所唾棄的人！

本來像你一般的女子，不知還有若干，但是爲了你和這去感情的原故，那得不令我更覺痛心？S妹，承你累次來函要我到你家與你痛談幾晚，預約我來吃你的喜酒，當你生下孩子時候啊，S妹，你不是這樣對我說過嗎？「鳴姊，如求我將生小孩，肚子痛時，馬上着人請你，祇要你坐在我的身邊，我一定不覺什麼苦痛，明覺痛死了，我也甘心！」S妹，你還這樣戀着我嗎？你還願意死在我的面前嗎？唉！可憐的S妹，十一月別後至今將近三月不見你了，也許此時已你生下了孩子了，你已經去信南京找我，但是我何嘗一步離開上海呢？S妹，我現在住在距離你很近的地方，前幾天我還從南京回上海經過，可是我沒有勇氣進你的門。S妹，以前我見了你是憤怒，現在見了你是傷心！我決計此後永遠不見你了，——假若你永沒有做人的一天來到底話。

「往事不堪回首！」S妹，你過去對我的熱情，以及現在給我的創傷，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永遠同着生命存亡。

寫這封信，我不知停了幾十次筆了，每次寫不到幾個字就停止，前面八頁是和你在北京別離的第二晚寫的，後面的二十頁拖延至幾個月之久，到昨晚和今晚才下決心寫完。

S妹，我過去的親愛底S妹喲！你看了我的信後，你也繼續墮落，過完你一生的非人生活？還是逃出鐵網重重的牢獄，從新去創造你的人生？

S妹，哭是沒有絲毫益處的，你應該認清痛苦的來源，社會對於青年，對於勞苦的民衆，何嘗不是像給你一般的痛苦給他們？我們要救自己，只有用自己的力量！S妹，你的苦痛，我總覺得大部分是自己找來的！譬如你若和清華結婚，難道你沒有飯吃嗎？你會活活的餓死嗎？你愛莫和沒有人性的莫結了婚，難道不是爲了愛他的「官」與「金錢」嗎？唉！金錢勢利名譽，不知騙去了多少有志的婦女？她們求學的文憑，做了時新的嫁奩，在校所學的功課，做了情書的指南。任怎麼樣有天才努力的女子，到生活不能解決時，任何卑鄙下賤的

事都能做，這是社會的罪惡，怪不得她們本身。因此S妹嚙，有時我只覺得替你傷心！替你想營救的方法，但養成了奴隸性的你，死也不敢反抗，唉！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能使你剛強，我不能使你復活，唉！S妹……S妹嚙……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回想你的過去，計劃你的將來，你要做「人」，過着「人」的生活、非趕快脫離你現在的環境，非永別兇暴的軍官不可！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收回你的人格，爭取你的自由，幸願在你面前招手，如果你拚命的追求的時候。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從銷鍊中掙扎，掙扎解放你泥濘的身心，你更要奮鬥，爭取你失掉的青春！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下最後的決心，救已死的你出墳墓！你應當即刻脫離苦海，努力去找你的人生！

S妹，親愛的S妹嚙！永別了！要想我們再見，除非你已作「人」！

一九二九，二，一六夜十一時你過去的愛友鳴寫于上海。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written in cursive script.

82
20229



不許翻印

玉蘭花下

著 秋 壬

— * —

人 編

鈞 趙

號八二段五街心一區陽濟天奉

發

閣

號八二段五街心一區陽濟天奉

印

瀧

號一四段一街工裕區西鐵天奉

印

版

號一四段一街工裕區西鐵天奉

所 行 發

店 書 京 盛

號八二段五街心一區陽濟天奉

每冊定價國幣壹圓

新 刊 介 紹

— * —

柳 惠 英

玉 蘭 花 下

慈 母 沅 君 等 作

詩 人 書 信 曹 雪 松 作

雪 茵 書 信 曹 雪 松 作

象 牙 戒 指 盧 隱 作

老 字 號 石 評 梅 作

老 舍 作

小 坡 生 日 老 舍 作

家 吳 天 作

康 德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印 刷
康 德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發 行

配 給 所

新 京 特 別 市 西 七 馬 路 一 四 號
滿 洲 書 籍 配 給 株 式 會 社



